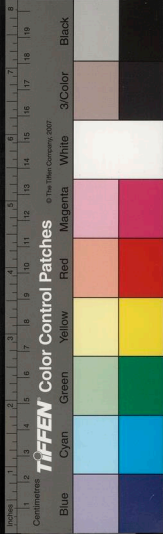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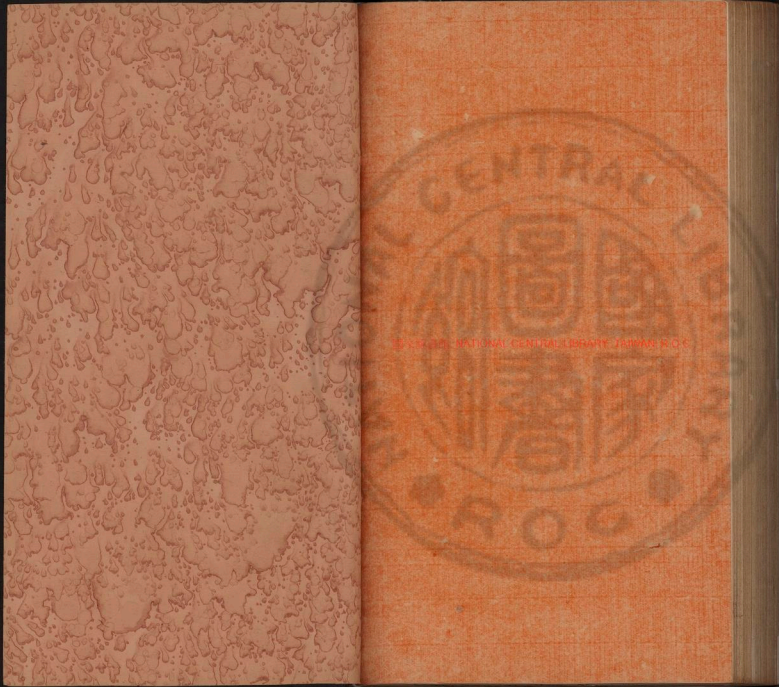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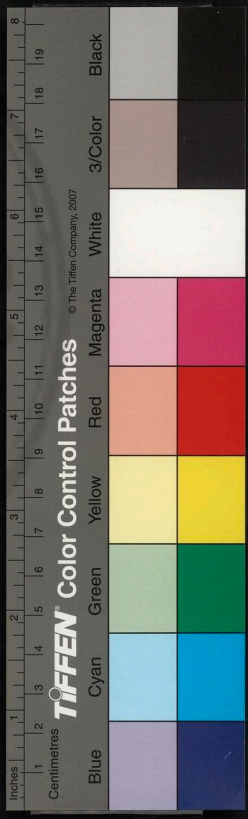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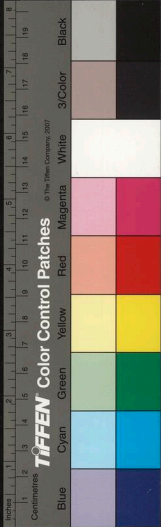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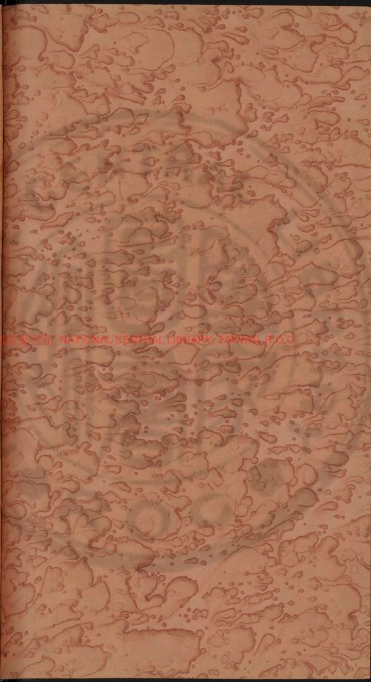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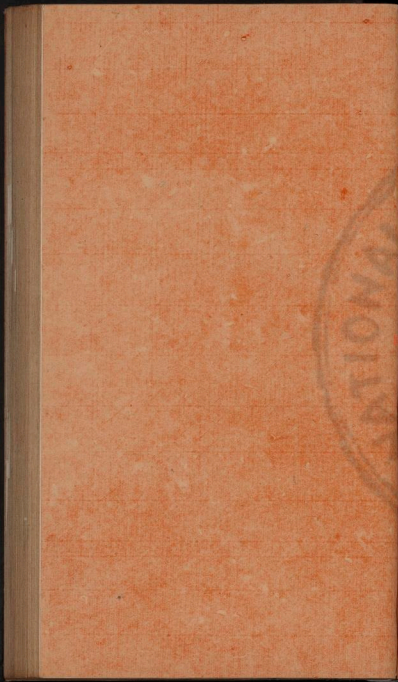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JAPAN S.C.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66586 v.21



© 2025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徧行堂續集文之八

丹霞今釋澹歸造

塔銘

海雲西堂仞千壁禪師塔銘有序

或有道而無其才或有才而無其道或有道有才而無祿位名壽法性海中非因非果不以有無作勝劣解惟論其見諦而已予以戊申元日仰承本師星老人大法相屬時同受者為仞千壁知客僅四載而謝世法運衰晚法城摧頽遺予耄荒莫能裨益悲夫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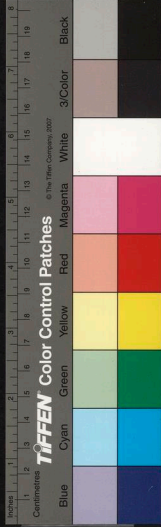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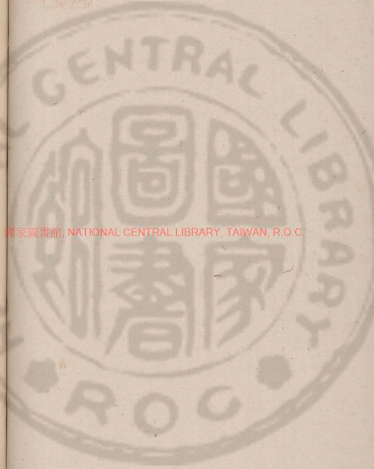


光孝通

惟妙寫

侍者古止
傳湧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以大放其才乃於祿位名壽若一無所與予爲衆
生惜非爲公惜三祖有道而愈疾公有疾以從道達
本來空游戲生死一如園觀疾爲何物而以愈不愈
分憂喜乎度生之願一方月隱多方月現公自知之
不可爲不知者道謹因範監寺之請而爲之銘
大塊噫氣名爲風南海北海聲蓬蓬不容衆竅衆竅
容大小修短無不從或如奔濤走長松或如寒月鳴
秋蛩豈復有意存其中翊人側聽生異同如月臨川
月隱峯旭日昭昭雨濛濛此方不逢他方逢當其逢
時月非通當其不逢月非竅耳根有聰亦有聾分楹

夫公系出寶安溫氏幼探墳典未弱冠投簪拔俗初
習毘尼於鼎湖止持堅確篝燈讀經伏几作字不舍
晝夜遂致咯血迨謁老人許以入室屢呈所見不諾
研窮益苦尋於丹霞待寮一言之下知解盡脫得大
安樂不啻疎山之遇明招地藏之爲法眼執侍彌勤
好學猶故羸疾旣深同叅誠以節勞笑而不荅辛亥
十月朔日分座海雲卽於十二月六日示寂停龕三
日顏色無改雙眸炯炯仍有象王迴旋之槩四衆歎
仰戊午二月二日奉靈骨葬於寺之南園別崇制底
表有矜式禮也公旣得無上道肩弘法之任不遑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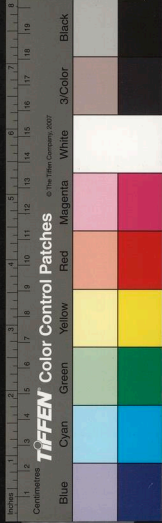


分筵無分鐘吐血禿丁妄語雄聖凡灑血浮青虹大道本無汗與隆我以此意銘壁公還如綽棹棒虛空玄石一片黃雲封天風海濤千萬重莫教湧出白龍翁一鎚擊碎水晶宮月上西方日落東吾宗不立立吾宗

一超道人墓誌銘有序

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靈隱老僧爲宋之問出警句或曰駱賓王也雪菴和尚掉小舟於急湍讀離騷經每盡一紙卽投諸水投盡慟哭而歸蓋遜國之行遜者吾法報恩亦有四種未嘗許人反覆背其君親

則鼎革之餘示跡於方袖員顛故如來所宜攝受者一超道人姓李氏本名克茂字鑑湖號泛生系出唐西平忠武王第十子憲世居陝之高平宋初遷吉水入明遷孝感再遷南陽鄧州自高祖處士思明始明生別駕柰柰生贈中丞繼先繼先生贈中丞泊齋翁大醇生二子次爲道人長卽閣學文定公永茂也道人生而個儻有大志好飲酒讀書不務章句十八補弟子員時中原盜熾結客講武能騎奔蹏馬挽強射堅洞中百步外丁丑獻賊襲鄧道人率壯士三十二騎出兩尊人於危城之中抵伯兄濬縣任庚辰復奉



疾營喪歸葬仁化己丑母夫人嫂夫人相次長逝拮据貧旅不失典禮孝弟之譽騰於士林以堵督師胤錫薦授祠曹遣諭祭閭武陟可義歲除夕及庚寅春六日南韶俱失高臥三巖蓋將終焉辛卯扶四喪挈藐諸孤以還襄大事葺廬舍之久敝者治田圃償逋負教兩姪讀書有成畢婚娶謂可藉手告先父兄長揖人間乃遊桂林順流抵穗石予初因汪水部漢翀欲得丹霞爲道場道人聞之欣然見施有把臂入林不越三年之約壬子始至仍居竹坡舊隱一衲蕭然緇白無不仰其高致道人有成言生則老於是死則

兩尊人還鄧畏塗警衛晝夜匪懈屢遇賊輒先登奮擊亡敢櫻其鋒者辛巳辟地由光襄走武漢上湖南下江左叛將王永成縱掠白虎鎮道人連踪大戰自辰及酉卻之同行士旅得免於難乃僑居蕪陰甲申弘光改元道人預選貢授推官未赴調從文定撫虔旋侍親就醫南雄冬十月泊齋翁歿卜隱丹霞丙戌秋八閩陷永厯以桂藩正位號端州文定用推戴功大拜辭不入直讀禮於容是冬趨北流轉徙於鬱林博白竊山深谷間道人竭手足之力全膚髮分荼苦戊子夏僅得麻鞋赴行在所未至文定卒於蒼梧力



固在必不容泯沒者常得僞造白蠟渡鄱陽盡擲之
水曰寧人悞我我不悞後人其于故國亦非深知重
寄勸以獻身成信無愧世澤維名教于將墜興起百
代之風意蓋如此予初欲祀文定於雪巖他日竹坡
後祠前墓開山捨山同堂別室於叢林檀越之報禮
因義起未之或爽遂系以銘

二道互破非忠與孝吾法一心世諦惟肖嗚呼道人
之於君臣如以大地碎爲微塵一一微塵一一大地
各現戒相曰命與義總別成壞等同無異一法不立
萬法全周求仁得仁何怨何尤金輪日湧碧海雲收

葬於是其猶子古冶乞銘壙中之石予以道人齒髮
未衰神明方盛豈宜早計然予則衰矣行復出巖唐
司空圖作壽藏時邀親朋宴集其中則道人未死而
予爲誌無不可者駱賓王草檄武墨闕之心折日爲
君象湖以示信古之人於君臣非必受深知荷重寄
當其獻身卽已死生無二矣雪菴與靈隱老僧皆以
文弱不能自奮道人角技少年場具文武才有英雄
之目經緯庶事無巨細井井有條坐而言起而可行
未有尺土以展其逸是雖蒲團枯坐每及忠孝大節
雙眸炯炯如寒星射人無芒角而有皎采其執義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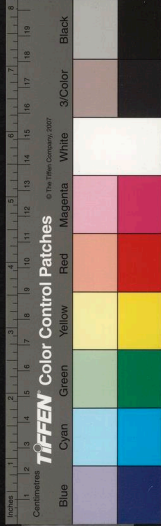
從儒來欲瞰祖關入理窟資筆舌非正信也師不覺
折服始刳心受教歲癸巳老人隱匡山先華首還自
長慶師扣擊頗銳終以礙膺爲疑戍戎復見老人於
海雲悲喜併集庾子落髮旋入侍寮叢妙喜物格頌
於明皇劍擊閤守畫像守於陝西頭落處泮然冰解
壬寅春老人銘竹篋子授以大法偈云體露金風莫
可追相隨來也又奚爲暗明鑑盡無遮護獨荷全機
賴石兒復云他日有人問著但拈竹篋子劈口築殺
甲辰舉西堂領衆之棲賢棲賢爲老人匿影匡山地
破屋數間不蔽風雨師欲恢弘光大奉迎老人提唱

經翻片葉淚散浮漚儒不背君僧不叛佛義路禮門
永安厥宅語我緇流匪躬白業之死靡他視此作則
棲賢石鑑觀禪師塔銘有序
以透脫之見地超軼之才筆發莊嚴接引之行願不
獲畢展則歸之緣緣者一期夢幻才筆如花畫羽
惟見地透脫乘一佛乘直至道場時有早晚路有平
陂人有作止此皆一宰堵波事此予法兄棲賢石鑑
觀禪師大自在三昧也師系出廣州新會楊氏能文
章尚節義爲名流領袖初謁天然是老人於小持船
甫拜起老人呵其盜法師愕然問故老人曰子以予



之餘策米鹽營土木早作夜思勞瘁無倦戊申老人
居丹霞師以慶生至適長慶再請住持老人命師代
往僅半載舊住稍偃蹇曳杖徑歸棲賢閱十年每以
祖庭未擴大器未成弘誓未踐拊心嘔血師素病怔
忡屢發益劇至是且不起戊午春三月之閏老人自
海雲復至師喜甚霍然似無恙者請以院事屬角子
龍和尚而身侍老人朝夕與同叅談道論文以爲生
平樂無踰此樂也俄中寒疾七日而沒龍和尚經理
後事奉全身塔於百花原委予以銘予於師爲同門
雁行契甚驩不徒藝文結習嘗以師於吾宗有逸格

之詣其說法高妙圓脫玉轉珠回洞上纈密家風允
推克肖鍛鍊之下不輕許一人愍時裨販寧無紹續
恥以非類雜我宗祧盈虧皆月流坎非水隨緣來往
悉大寂滅場之所示現能識真風豈存異見銘曰
岡城白氣干霄直上化爲神劍觸之皆喪全鋒敵勝
道絕人荒不見見存誰見見亡汝若不會我即便去
汝若得會汝即便住歸旣無家入豈有門恰當舉起
與舌俱吞半箇一箇漫勞卜度大好兒孫七賢三峽
破茲寶土藏彼幻軀各鳥獸散與木石居有沒字碑
一大聚火倘遇知音率陀天鼓我銘此塔不許人開



兩枝花萼萬古益苔

官葬暴骨碑銘代

大清康熙十有七年歲次戊午春二月之吉葬暴骨於此嗚呼此皆吾君之民吾諸大夫之子弟骨鋒血鏃棄於山原吾不爲之主誰爲主者乃有丹霞之僧焚而聚之曲江之人獻鶴冲之地以葬合非京觀離非叢冢員非墓方非臺鏡非塔所以志變也後之君子念此千餘之骸掩於一杯之土無歸無祀尚興惻隱勿加毀伐銘曰
既死矣何怨何親汝無知耶休於天均汝有知耶各

息其戒心還於無爭雖不善死可以善生嗚呼

江母朱太君墓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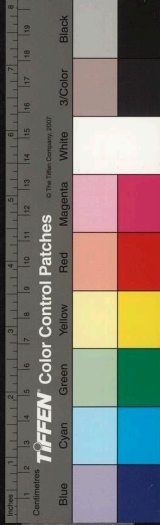
有序

禮有定亦有不定喪葬禮之定也葬有歸其鄉不歸其鄉有合葬有不合葬從乎時與地厚薄稱乎財壙中之石惟名公卿或尋諸山林之軼士隨乎義所尚則有不定者存江文學奇偕弟運櫬卜葬其母朱太君於吳門不祔寅賓翁之兆且屬銘於予又衰病一散僧也其於時地與財子路氏之所恫心者乎其所尚則出乎世諦之外不可以辭按狀太君爲莘田朱氏女系出沛國適梅田寅賓江翁皆新安著姓也淑



慎有儀恭勤無逸于歸未幾卽以冢婦東家政上奉
舅姑內睦妯娌外不失禮於宗黨下恤其僕御賢聲
翕然寅賓翁媿爽喜結客座上尊中夜以繼晝太君
躬修具日昃不遑食宵分不寢務盡賢豪長者之歡
其教子敬愛師友澤於詩書與人豐而奉己儉持身
嚴接物寬有不習而能者崇信三寶持準提陀羅尼
精純一觀吳俗好冶遊婦女子燒香入寺尤甚於春
殆無虛日太君足不越廂姻戚之問自歲時伏臘吉
凶慶弔外罕得見顏色聞咳唾者閨門整肅不墮大
家風範予以如來四衆近事居其二若爲今日狂流

制砥與其通也寧塞太君之信而有則不獨女宗亦
足爲法門標準矣太君享年六十有一距生萬曆某
年月日卒於順治某年月日丈夫子三長竒浙江杭
州府仁和縣學生娶朱氏再娶程氏次雯陝西延安
府清澗縣知縣出爲君實公後娶朱氏再娶汪氏金
氏三運機杭州府學生娶金氏孫男十人竒出三承
欽承供承侏雯出三承僑承印承侶運機出四承欽
徽承紹承復曾孫二其清承僑出其徵承欽出今以
康熙己未八月二十八日葬於蘇州府長洲縣陽山
西之瑞山嗚呼男女之形成於業好合繫於緣當其



生而娶焉修短有數散則已矣豈於既朽之骨猶存
愛戀捨身受身卽陰陽之器無定未有男終爲男女
終爲女者在迷且然而況於覺予故以不合葬爲得
其正非世諦外之人亦安得而是之銘曰
其來有窮其去無終神從形而不從同佛不受詔咨
爾心齋則近而遠生於楚葬於吳豈猶相望於天都
非男非女緣而聚散誰爲我且汝維永此淑清如山
王之體不騫不崩化一微塵世世萬子孫富有日新
引之無盡定於不定是其獨也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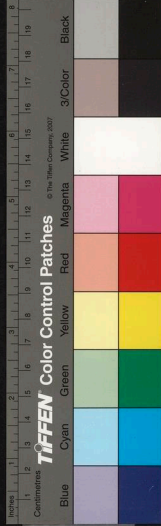
題部

斗母閣題語

行於二曜之前處六天寶師之位斗母威靈非羣貴
神所能望也靖公王子嚴事有素香火緣深比於聚
順非一世二世可致與善若一與不善若失天之道
聖之教王者之法本於人之性下奉而上臨之則王
子之過去福德無方未來福德無方取足於現在誠
敬無方而有餘矣

題鍾離仙

松針滿把落腮鬚兩樣精奇一樣麤莫監招牌來鬧
市一拳打碎藥葫蘆



澄照堂題語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境風一鼓容貌汨然但不隨之其體常寂此照所由生也說寂之時照在寂說照之時寂在照繼升道社欲以澄心名堂予謂心本自澄何用更澄不爲境風所誘則全體大用時時圓現乃爲兼舉澄照并題數語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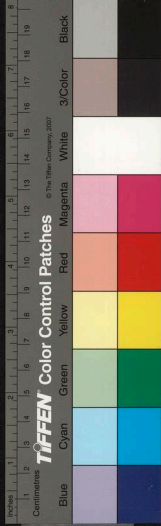
題博山無字爲海幢和尚

五十年前有名未呼作此一字此海幢催生之符也五十年後應緣斯現收此一字此博山慶成之宴也古今刹海情與無情若事若理川赴雲屯不能出此

一字此衆生不二之門也三藏十二分教諸善知識舉揚祖令風馳霆震鳥啼花落皆大圓鏡不能入此一字此從上一法之印也逸格機緣超羣體制一鑱盡劇連珠同逝縱橫於大千界上下於無邊世不見首尾不知去至虛空耳穴猶覺其多此一字此吾兄過師之智也

題瞎堂老人詩卷

此詩寄託高遠蓋悲夫逐逐於目前之繁艷者入山惟恐不深非復二乘種草亦以云救也或謂菩薩不行聲聞行乃執圓通而生二見三十二應豈猶有不



可現之身耶澤萌遇弟嚴氣正性冷峭絕羣老人一
日雜書十二紙畀十二人隨拈其一此詩遂歸西堂
寮琥珀不取腐草磁石不受曲鍼忽然而成取受皆
有莫之爲莫之致者法海波瀾極寬闊中狹路相逢
猝難迴避大抵如是

題仙山樓閣圖

十洲三島可望而不可即往往仙凡永歎世人於塵
盆中偶經高山流水之下見樓閣飛騰神觀竦越褰
裳欲往能使解脫清涼之意暫得一現旋被汨沒爲
可惜也時披此圖時作此觀拂紅塵以金風降火宅

之玉露畫家之力與對治法門正爾相敵則以能品
發神功亦當爲五峯晉仙階一等耳

題素道人臨帖

素道人淹雅蘊藉胸中故自硯墨其寄意臨池得形
神俱似之妙或謂右軍爲東晉第一流人物惜以字
掩然畢竟有掩不得處使素道人以字顯非素道人
所欲也身不用於一時字卽傳於千載片鱗寸羽足
以結龍躍鳳翔之想亦令人歎右軍復掩則以掩爲
顯以顯爲掩皆是絕妙波瀾不妨爲素道人痛洗硯
墨耳



題聖教序後
聖教序臨摹甚夥展轉失真雪松此本尚有典刑也
譬如深山無意中忽見百餘歲老人雖五官稍見衰
朽而神骨自然古雅無後進浮薄之態蓋其來處不
同耳道流勝劣亦有來處不獨品題書畫而已

題三教論議圖

莊生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
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辯也者
有不見也辯既有不見議亦有不見論亦有不見然
則存而不論庶幾有見乎存亦有不見盡三教聖人

伎倆或嘿或語不嘿不語全成負墮若總是負墮落
得論議莫將六合內外打作兩截識得須下口萬事
一切有識得口上須萬事一切無汝要有時渠不有
汝要無時渠不無陰司裏美人唱一隻曲兒勸曹孟
德道誰家一箇大鷓鴣變做花猪唱鷓鴣唱得好時
猶自可不好之時喚王屠老老大大一尊南華仙卻
只是怕王屠何也

題五倫圖

倫有五中庸首君臣五濁惡世全是勢利建立蓋不
得已也易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五濁惡世全是姪



然雅人入山水中山水不增而雅俗人入山水中山水不增而俗人不累山水山水未嘗可憐山水不爲人累人未嘗可憎也宗少文老不遠遊畫臥遊圖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正是鑽故紙習氣菩薩無量劫遊普賢一毛孔世界都不能盡無論臥遊圖無著處卽遊盡名山大川與籬間燕雀何異山水到底不避人人到底不能就山水山水又可憎人更可憐以人之可憐成山水之可憎山水到底可憐人到底可憎不如向自身一毛孔中消歸畫者觀者兩隻眼睛落在什麼處嘆爲他閑事長無明好箇虎頭癡絕

欲建立亦不得已也君臣之名止於梵天君臣之禍極於地獄夫婦之勝止於六欲夫婦之劣極於畜生五倫從迷極而起從迷極中安頓一箇好道理如飲狂泉者以狂爲不狂復以不飲狂泉者爲狂可不爲大哀乎徽州容錢財有兩處使用烏紗帽紅綉鞋一切人性命有兩處拋撒公座上裙帶下公座上面目猙獰裙帶下面目靦覷靦覷者妖猙獰者怪善觀五倫圖直作千妖百怪會庶足當腦後一針耳

題山水圖

山水不能避人人不能就山水山水可憐人可憎雖





題牧牛圖

廉齋托爲此圖蓋有取乎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
之語鐵橋卻似拋繩不顧古德又有頌云兩角指天
四腳踏地拽斷鼻繩收甚屎屁識得此頌義始識得
驀鼻拽回之義且不是救取鐵橋然雖如是老僧早
已全身入草了也

題乾雀見蜂

此公欲啖彼公口張尾豎便有探囊取物之興官出
堂兵下鄉不消更呈面目矣惟恐螳螂失蟬琴中全
是殺心我爲題此墨池中湧起淚波一丈

題畫馬

方整不如方散真出於整散絕疎親只將白鶴凌空
意說與眼前無物人

澹歸云眼前有物說也不知眼前無物知也不得
題禾雀翻枝

山中有一僧於無人時自打幾箇筋斗又自笑一回
老僧欲見之不可卻向枝上翻騰處驀胸撞著老僧
既見此僧此僧亦見老僧爭柰大家輸了一籌與這
雀子

題孟昉扇

當湖有澹廬七子皆耆年也皆於世界遷訛之際不求聞達又節士也易姓改物踰三十載計其執義年志方盛卒不爲功利所移蓋穉而克壯壯而善自抑者始以綱維名教而已及其談空空覈玄玄不主一先生之言自澤於性命蓋正而能通者其結契上不及搢紳下不及農工商賈謹守士林若奉王制蓋讓而有則者花朝月夕酒杯茶具得散帶行歌之樂今老矣人高其品而益下日進於德而益勤蓋達而不放老而不荒者其陶淵明邵堯夫之流歟二君子皆

陸
仲
聖
履

澹廬道雅題詞

七子姓名
洪彥持

屠卜長
喻芸屏

曹日永
金元式

孟昉爲蜚語所中留滯洪都擬便道候之舟抵市汜早被連人押到且喜不差跬步相見懽甚卻胸中隱隱各有不得自由處孟昉日望研隣未得卽歸予請藏半塗又逢阻截咫尺彭蠡無片板可渡本無纏索不異拘幽入籠盼雲處陸呼水同此況味乃知世間出世間總不自由世間有世間累出世間有出世間累孟昉云事了卽瓢笠從僧祇是納悶不過語忽到此際一齊納悶莫更從俗也無大樹大皮裏小樹小皮纏我兩人性快正須納悶始得



謚節一曰靖一曰康明夫節之不以矯激而奇苦自見寂非山林喧非城市晦非逃名顯非竊位古之人不云乎常在闐闐中要且無人識七子不求人識而爲諸賢豪長者所識已爲人識矣然不識者正自不少七子自視何等視目前之紛紛者復爲何等隘與不恭吾知免夫

題澄然水雲草

地力弱水水力弱火力弱風風力弱於心有形而重者鈍輕則漸利無形則大利矣一切法無住水雲能發其相似之妙以其輕而利故旅泊三界者取以

自命澄然法友復取以命其詩詩家或譚練格練句練字雖極工至於精金皆在鑪錘之間耳卒未有鑪錘水雲者無論水雲不受卽過而與鑪錘鑪錘亦自無下手處也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爭柰脚跟釘煞行到水窮坐看雲起來來去有甚了期此一編詩通身是水通身是雲不見其真而妙於相似於是得其詩而詩得卽於是得其人而人已不可得矣

題所上平南書後

此亦卑之無甚高論然人或相顧不言則言之者或指目爲高論矣書旣上平南極稱有理遂發原藁改



正蓋人心之所同然無一人能爲不同者謂之至平
至易陸子升初見而愛之持幅綾屬予手書陸子特
賞其平易非謂其竒且難也識陸子此意天下國家
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元是著衣喫飯事元極中
庸何不可能之有若別有一不可能之中庸卻早落
在索隱行怪一流去也

題孝節集

大孝之至未有過於我能仁氏度其二親俾登聖地
則東明日禪師拔俗悟道以報一本亦無遺憾無剩
義矣然猶徧徵詞翰重疊表揚或疑畫足添蛇蓋未

知以病爲藥也友輿葉先生割股救母貞菴馬太君
剪髮報夫捐此佳兒練斯白業果海因源不移點滴
則以忘身獲法身卽真諦成俗諦豈非名教外橫出
一枝以筆墨全歸佛事耶斯集也爲孝作則爲節作
則爲解脫作則出世世間自度度人如寶網交光天
衣無縫嗚呼凡爲人子致孝之大小行道之優劣可
以擇而處之矣

題朱孝貞傳

夫婦之倫生於男女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然
則男女未合則夫婦亦未成蓋名至而實不至鹽官



以欲相牽必返諸清淨而後歸於解脫也夫輪迴苦業起自欲貪男女二根如火始然如泉始達閉之以夫婦捧土而塞狂瀾滴露而消烈燄卒未易絕今使男女未合而夫婦已成則發與止全爲禮義夫婦有名而男女無實則真與俗皆入涅槃格欲未萌化貪未起梵行可以坐致斷德可以漸臻出世間登彼岸可以直往而無礙嗚呼五倫三界禍由男女二既不生一亦不立勢如交蘆本無實性六欲而上無夫婦初禪而上無君臣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卽孝貞夫婦一倫不以欲相牽而君臣父子以勢相啗

朱孝貞一定其名終身不移其實發乎禮義止乎禮義而情行其中以禮義御情非緣情而立禮義嗚呼可敬也或曰夫婦之實不至則夫婦之名亦不至不字故奇字不失正此又發夫禮義止乎情者也譬之君臣佳則効命不仕則載贄而出疆岐之中又有岐焉豫讓爲之說中行氏衆人畜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爲妻而夫愛之之死靡他其夫不受之則背而去之可乎吾耶爲子而父母慈則孝不慈可報之以不孝耶人倫之禍底於末流而潰決莫挽者君臣以勢相啗父子以利相結夫婦



以利相結之患俱息可敬也

題節母丘孺人傳

有詩

丘孺人一生荼苦祇是單行不單行不足以見其才
斷也予所爲心折者嗣子繼昌天三年不言一旦聚
族而立臨竒樓有守如處女距若脫兔之風復迎其
本生母同居以便侍養決乎義協乎情各得其理所
安而家之和氣從此聚矣若令子遠遊亡不及見豈
其所恤譬如繼昌死斷而不續亦祇是單行凡節烈
之女無不具有丈夫作畧不可以尋常兒女之態相
測度也

健婦剛明能禦變衰門柔順得全昌曾憐似續當
重坎豈惜終天各一方辛苦未亡人獨立綢繆易
抱母同堂碧松繡線孤飛燕不化梧桐繫鳳凰

題胡張仲畫冊

蒼或不潤潤或不蒼旣蒼且潤大似桃花源裏俎豆
猶古法衣裳無新製只黃髮垂髻怡然自樂便覺羲
皇上人正爾可親也張仲今年七十餘歲老骨童心
時復露神遊八極之槩興會所寄皆其性情非暫借
長蘅用筆作優孟衣冠者

題李孝貞傳後



有情而後有根有根而後有欲始於濫觴終于滔天
聖人因男女之情制夫婦之禮所以爲滔天救也後
之人遂以爲人道之正嗚呼情生於迷以迷爲正豈
復有人道哉夫婦之勝至於六欲天夫婦之劣至於
鬼畜若以無欲而生色界不惟無夫婦之情并無男
女之根猶未出二十五有有升復墜吾法危之况推
迷波而助之欲瀾也孝貞李氏以養父自誓不嫁蓋
以貞全其孝者予獨謂孝易而貞難人未成童情竇
已啟孝貞世壽僅四十七閉情逾三十年雖號爲聖
賢有不能強制趙清獻至懸二親之像於幃中以止

其作卽養父之誓不妨以孝全其貞孝貞故非步趨
往詰者由其多生成定執身不動執心不起故于本
來清淨本來解脫之性不因知解不因踐履自然符
合爾夫出世之障莫重於色佛不云乎幸止一耳若
其有二瞽天之下無能爲道予願以孝貞爲之標準
無令隨情造業者逐迷流而不返也

題潘梅巖西廂意

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卽今梁間燕子
語砌下蛩鳴池塘裏蝦蟇叫各各以一音演說衆生
亦各各隨類得解竝無一箇出世拈香供養現住梁



間本師燕子和尚現住砌下本師蛩和尚現住池塘
裏本師蝦蟇和尚者何以故非其境界故一等是雨
餓鬼見是膿血阿修羅見是兵器龍見是珠闍浮提
人見是水雨又見是什麼梅巖潘子讀西廂記獨有
所見於一切衆生情場熱艷中下一貼清涼散譬如
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說到羅襦襟解微聞薜
澤也沒甚閒言長語能使齊威王罷長夜之飲領兵
殺賊擒了王便休忽被衆生隨類作解自是根性差
別不干淳于髡事梅巖故是王寶甫功臣一切衆生
慈母卻有一說路上有花兼有酒一程分作兩程行
也得便宜也落便宜澹歸者裏喫飯三扒兩嚙撒屎
一弩一箭正撞著五百年風流業冤便與一掌嬌滴
滴玉人兒何處也發去座主家作使下衆生亦隨類
得解不干澹歸事

題若千花月詩後

作此等詩不但天資聰穎過人亦須性情極耐煩始
得予於此服吾兄之才之德也兄屬予書已久遷延
及今乃克報命予性褊急自媿不能耐煩卽於作字
時且懺且學亦抵十年修行若欲效顰和此詩復欲
妄想如此詩之佳直待打箇筋斗買草鞋行腳耳



題畫馬
殊有追風之槩忽被人騎卻金鞍玉勒日致千里莫
道伊不堪我亦不甯在比來聞日稍長山雲野水空
曠無人豈免技癢雖則馳騁一回爭柰翫觀者哂

題畫羊

絕壁平坡有水有草臧亦不管穀亦不拘此間竝無
歧路汝擬向什麼處去早出晚歸空鹿鹿自驅白石
上青山

題揚公錫望雲圖

日日思親不見親不相見處見天真若知相見無相

似策杖看雲莫問人

題張抱一畫

不用高深只疎疎落落令人神骨俱冷譬如阮籍見
孫登極其辯博以相扣擊了無顧盼兀爾忘言不覺
意盡此蓋抱一自家澹泊寧靜氣象流露借他畫景
作頰上三毛耳掩卷之後亦有聲如鸞鳳振響虛庭
金風颯然木葉盡脫倘卽所傳蘇門嘯者非耶

又

居嶺南三十年見雪甚少長至前陰沍頗甚沈尚廬
過我云若雪當以扁舟相迎泛湖觀之今展抱一此



圖慰三十年跋想亦不減東湖一棹矣粵犬吠雪吠
所怪也怪亦各異有怪而怒有怪而驚有怪而喜雪
中看犬且吠且走盤旋不少休此是怪喜然則澹歸
喜與犬有何差別犬曰我只欠汝一管筆耳汝若放
下筆時一種踴躍充盈興會恐不及雪裏盤旋四隻
腳也

題陸話山家慶圖

還有一人未甯在且道誰人未甯素髭據坐話山先
生旁侍令子周遠文孫西嶽峻嶺諸峯羅立可謂天
倫樂事矣只予過半雲閣話山出其幼子相見甫三

歲予謂話山眷睽間時露飛揚跋扈之樂決不甯祇
恁麼便休後此以往更成一圖卻將此圖竝展試攜
紅燭照看面皮厚多少雖然三家村措大於罨中見
栗紙裏中見錢黃瘦老婆見色祇合施與一聲可憐
郭汾陽八子七婿諸孫數十人豈有傍人爲伊愁婚
算嫁之理文王百子未虧聖德不妨話山拚著老頭
皮掙紮耳

題陸蒙菴垂釣小像

一釣得周再釣得商三釣得齊用餌愈大獲魚愈小
師尚父直寄意耳莊生云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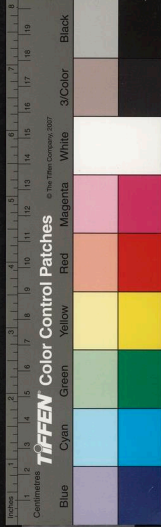


斯蒙菴所爲自托歟釣不如莫釣莫釣不如莫釣釣
真莫釣釣不如似莫釣釣真則兩所俱存似則一能
獨泯觀此標格不獨與雲水俱長殆欲神遊八極之
表然祇是絕跡境界不知盡大地人被蒙菴向船頭
上一時坐殺噫千頃豈容呼跛鼈一絲時足漾春雲

題張抱一像

閻立本善畫痛誠其子弟勿爲蓋當其爲大官時內
旨宣索爭呼畫師以此恥之祇是放不下大官面孔
耳王右丞卻云前身應畫師自先說了免人再題亦
是一著雖然丘壑在胸煙雲出手畫亦何負於人哉

殷浩妙解醫術有一小人常給侍者其母病篤叩頭
泣請浩爲處方一投卽愈遂焚其書於是永絕浩心
行如此其平居不見喜愠之色僞耳謫所送甥誦富
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至於泣下咄咄怪事竟達空
函所謂色厲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者也司
馬溫公云人不能爲宰相當爲名醫此是菩薩人語
當湖張子抱一長於文筆有名諸生間兼探性宗氣
志冲靜不減深山道流特善畫興到自娛不輕與人
復以醫藥行其隱德此二者皆予所願學而未能者
也抱一持小像屬題遠神深寄殊有前不見古人後



不見來者之致爲發閻立本殷浩之陋以見醫與畫
之無負於人人患不能合清淨解脫本來之妙耳能
合本妙則世間一切治生工巧技藝無不可寄意以
遊大寂滅海況醫與畫他時設景不妨向杏林版屋
中置藥具侍藥童遠山近水重重無盡爲華嚴地上
菩薩榻下此一藁子非真似俗故自天然勝絕

題沈尚廬像

無域外之觀不能解空無丘壑於胸中不能觀域外
籬間燕雀豈足與論大鵬之作息耶予至當湖識尚
廬沈子以爲具域外之觀者也此圖置身一丘一壑

中晝夜一百八神色靜專如未始出於一念見者便
欲求之丘壑中不知尚廬於一念頃過西方萬八千
世界親見阿彌陀復來東土萬八千世界不出一念
彼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風斯下矣尚廬欲與予
遊匡岳自許有濟勝之具尚廬工詩潛探性宗以靜
慮之靈機發山川之秀色豈止登高不疲臨深不懼
予甚許之若待遊匡岳而後知其能濟勝已蹉過尚
廬不少予且從一念頃與尚廬遊華藏莊嚴世界海
重重無盡不出一念到西方萬八千世界不待十念
此真吾輩濟勝之具也作解空見作域外之觀見作



一丘一壑見盡成籬間燕雀見非尚廬吾誰與歸

題覆千上人行樂

流水高山長松怪石十字街頭不少此物身在江湖
心遊魏闕一失其喧一失其寂不如向此圖中全身
投入

題徐克伯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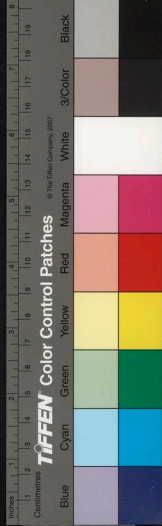
譬如漁翁見桃花源裏人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及
欲載往迷不得路若解向金閭問取克伯翁浩浩紅
塵必爲汝說

上有千頃雲下有一片石翁爲添一句舉杯邀明月

翁爲減一句春風掃殘雪不添亦不減開花還落葉
長在闌闌中要且無人識分付與兒孫萬里一條鐵

題陽坡種瓜圖後

陽坡種瓜圖梅君聖占所寓意也其聞東陵之風而
起跡在遯世而情歸用世者乎秦漢之際羣策羣力
網羅殆盡餘此故侯不爲人知遊於蕭相國之門爲
相國畫策使釋疑於高帝當是時天下已定帝不復
折節人材侯與相國皆老矣一以自全一以全其志
不相薦引終其身懷竒不試畧見一斑而已抗節遯
世要非冷人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或曰匏瓜在河鼓之東亦如南箕北斗寓夫有名無實不爲世用者生氣之發始於春東門也陽坡也與物老則酉不類瓜不可斂而藏天子樹之穀荒曰饑菜荒曰饑菘以菜而兼果貴於爲民用貴於及時而用然則聖占之意直於理有不可出耳豈甘心遯世者詩曰匏有苦葉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五色之瓜所美非匏蓋無樂乎不食陽坡纍纍固如是乎雖然匏可以尊可以享天地可以浮江湖於人共濟不可謂之不材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風而起則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繫而不食不繫而食誰

短誰長非優非劣箕尾之騎也用世也匏瓜之繫也遯世也兩昭回於一天未聞分野之次別名甘瓠宜矣

題顧雲馭像

爲人罵旱魃卻被旱魃罵打鼓弄琵琶說盡傷心話常啼菩薩賣心肝未知若箇能酬價啼之不已笑顏生欲遣周顛告太平世上無人堪共語便騎白鶴往瑤京

題沈君輔像

道與之貌天與之情清泉白石共載同盟百八無患



相尅相生入息不居出息不行詩書之華歸於本根
道德之澤洽於子孫經之營之以勞其形獲增上果
在解脫門持不二心轉不退輪以死勤事如實如名
此足以稱吾法金城矣

題王孺人像

信得自心三寶地時時踏著未生前有兒至孝終身
慕不隔慈光九品蓮

題徐用王所藏冊

秀峯已示寂處菴已歸其鄉用王收拾翰墨彙爲此
冊可謂一死一生具見交情矣中有處菴與陳靜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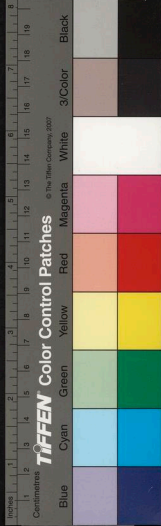
札賓主重重妙有映帶時一披閱則此三人者故未
往也澹歸題後又是一箇

題匡六仙掌菴

匡六朗上人結菴西山之介塢有石曰仙掌卽以名
其菴地有此菴地卽攝菴菴有此地菴卽攝地舉目
動步不離此義是卽是早已中了十面埋伏之計

題大雅堂

黃山谷書杜子美兩川詩刻石眉州堂名大雅子美
有高節非以一鷗一咏自放者石齋先生移贈大樽
給諫大樽生不忤子美死不愧石齋陳君子采令嗣



旅萬高才世濟不欲但爲文人取其義以自擬蓋器識有不同矣爲發其指歸而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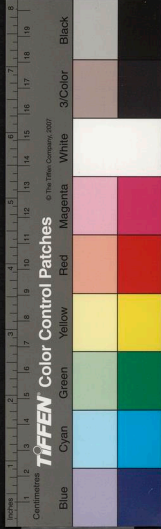
題趙雙白真冊

曹子建云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實且快意趙子雙白作二十圖九峯三泖之勝四時之美物華人寶之盛置身其中無一放過可謂不虛到雲間矣雖然有行而到亦有行而未到到而未極其興會者乎圖始於讀騷蓋寄懷在雪菴急檝中流之哭更涉鄉思則一切快意全成不得肉之歎於是以尊盧彥會終之盡天下皆故土盡天下之士皆故人傾蓋如故傾

蓋非新白頭如新白頭卽故日日過屠門日日大嚼日日得肉日日快意澹歸作此觀時總不到總到全畫是真雙白成此畫時總到總不到全真是畫若解全真是畫方能全畫是真此不可與門外漢道且聽伊喉急三十年也

題友聖陋室

於陋中有陋見無陋紛然於陋中有不陋見有陋宛然友聖祇是全身裏許不作陋見不作不陋見不作陋不陋見如寶解脫如寶自在如寶受用因甚到與麼地鶯鳩不見天池大北海空將河伯欺



全真子題語
不用求真惟須息見但有道理可依倚可把握直饒
立大功業擅大學問享大聲名皆是假金入煨卽敗
矣真亦不缺但累伊在假中滾來滾去不得出頭此
英靈漢子所以貴見性也

題莊生撒手圖

南華老仙祇是會討快活別無長處卻要學他快活
智勇俱困始知逍遙之妙全在於遊遊則觀幻住則
認真認真則死觀幻則活有活有死有真有幻有遊
有住物論所以不齊也住卽是遊遊卽是住真不見

幻幻不見真死無活想活無死想周有蝶分蝶有周
分可以養生可以處世可以觀德可以卽宗可以應
運北海之魚南海之鳥亦名曰忽亦名曰儻時相與
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立王立賓突然落在
差別境界也須一回死卻始得兩把鑿子七日工夫
不如腦後一槌更覺省力也

題張超然留別圖

不可不留不能不送子美所謂別離已昨日因見古
人情也從今見昨正耐人思送若無餘留亦不足合
二圖爲一觀賓主之心與境俱不盡矣超非非然非



是石谷所深契於張子其在不卽不離之間乎

題顧雲臣卷

南菊翁以高才挾絕技負盛名而有奇窟客歲赴京師奉天子英鑒一時傳爲畫榜中狀元旋以病請假歸窟如故是南菊之技能格天而南菊之窟天不能格也畫中人喚作真真與人爲妻爲人生子及其歸畫上真子只添得箇畫子此不可思議畫境界卽空境界卽窟境界皆不可柰何境界僧問古德學人不柰何時如何德曰老僧也不柰何僧曰和尚是大善知識爲什麼也不柰何德曰老僧若柰何拈過你不

柰何窟到不柰何空到不柰何畫到不柰何連天也不柰何試下手看并占三偈以博一笑

此藁成於筆墨先天機合處本無傳林間重出丹青引闕下初稱畫狀元

畫中人卻喚真真真子重添畫裏人是畫是真都不到借君筆底現全身

怪殺名高不救窟窟兵未退病魔攻儘教撞破天門去只在空王手掌中

題吳馨上葬母乞助卷

孝子事親一祭祀之粟必求仁者蓋有不義而不食



者矣則仁者之粟固所以養志也此其事不貧者爲之況於貧者然則吳子馨上不能葬其親而有求於當世之賢豪長者亦猶行古之道也賢豪長者於此起一惻隱之心無少無多悉具仁人全體馨上奉此以葬其親一土一石一樹皆仁人之元氣所環抱結聚青烏家言陰地不如心地況集仁人之心地以爲地耶吾又有以信吳氏之後之克昌也

題萬竿烟雨卷

張顛醉中頭濡墨而書醒後自視以爲神蓋得全於天也竹仙萬竿烟雨圖是此境界若向此境界更著

一隻眼睛祇做得座主使下

題張穆之真冊

長松之下倚石倨坐羅浮鐵橋虎視眈眈雲臣自處於伏肉以柔制剛以弱制強兩箇老頑皮共演一折圯橋進履黃石公形神俱似故是意中張子房既不魁梧奇偉又不似婦人好女卻出意外七十四翁喚作孺子一聲聲有唯無諾也被伊討便宜不少英雄作用有放有收兩人道得一半兩半道得一人更問取木公石文

題忍菴



十不善道皆生於貪四忍之中嗜欲第一蓋心有嗜
卽失其平徇欲而執理皆貪也譬如已不嗜進趨謂
之高尚卻有些子貧賤消不去胸中人嗜進趨謂之
汗下卻有些子富貴消不去眼中則客氣成暴怒發
種種不相當之言出矣仔細檢點枝葉是理根本是
欲推之一切無不然者所以修心之士深照於一念
起處耳菩薩六度其首言捨捨到不思善不思惡時
無不思之人亦無見不思之人方能成就忍辱法門
若有些子忍不得必有許多捨不得處若有些子捨
不得必有許多忍不得處卽忍而捨卽捨而忍亦親

證此虛空平等地而已矣雖然人不識心不但不能
證此虛空平等地亦不信有此虛空平等地如石壓
草如灰蓋火忽然移開石撥開灰一齊生發蓋得本
不得本之辨也

題畫

一披對卽有凌崖躡景不落塵中之想其如濟勝無
具何便擬神遊則片片空翠排當在心眼前不肖去
爾後夢魂亦應清絕

題陳石民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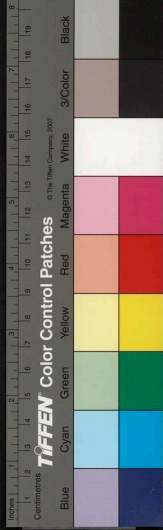
東坡爲賈耘老作枯木竹石一紙云吳中有好事者



能爲居士月致米三石酒三斗則與之不則令雙荷
葉收掌以俟添丁之長想見盛時風流不墜陳石民
以畫蘭濟金子車之窮所賣無算子車窮如故石民
又亡則風流盡矣子車悲石民復自悲顧際飛乃分
所畜以慰子車人琴之思人不可以無名位東坡負
重望石民老於布衣好事者常具一隻勢利眼宜其
多不敵寡子車謹藏此紙卽賣亦不能月致米三石
酒三斗不如長向此中與石民相見卽與際飛相見
則三人生死風流不至於俱盡也

題書法華經卷後

丁履純寫經孔文在贖經皆菩薩道中事分付與介
先轉經傳之澄然世世流通無令斷絕則二子願行
載多寶佛塔時時涌出也入息不居蘊界出息不涉
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卽今口喃喃又是什
麼向蘊界衆緣裏贖來於出息入息中寫出一聲聲
依樣葫蘆般若多羅仁者自生分別



徧行堂續集文之九

丹霞今釋澹歸 造

題跋 遺命附

題紫栢尊者墨蹟後

若道普微二義精持齋戒殺二事麤敢保大哭有日
在卽今有種狂禪和會世諦撥無因果引得無限人
弄觜頭說玄說妙裙帶下事捨不得觴酒豆肉捨不
得家業捨不得貪嗔邪見捨不得卻道持戒是三家
村婆子事心地品所稱身自謫三寶詐現親附口但

光孝道一 惟 鈔寫

侍者 古止 傳湧 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說空行在有中正指此輩耳無所不在謂之普不可見聞謂之微二義是一是二一切衆生同具此二義不同具此二義一等人識此二義不肖持齋戒殺一等人持齋戒殺不識此二義誰親誰疎寧可不識此二義不可不肖持齋戒殺何者真識此二義必合清淨本體必起同體大悲若也迷中倍人如蠅逐臭欲證解脫必無此理但自欺欺人而已尊實能於紫栢尊者三段語只作一句讀是真持偈是真見如來且莫問是何等偈是一偈半偈是百千萬億偈也

題丹霞化碗用後

嗚呼今日法門久不聞如此言矣奔走因緣伺候貴勢如齊人乞墻間之餘以醉飽驕其妻妾世之君子猶或恥之十一禪人爲大衆乞碗一藏乃常住三寶事吾法弟樂說和尚援大覺焚鉢之義憂憂乎其難其慎蓋不得已而始爲化主出此引想見其住山高潔之風也丹霞一衆能仰承此指身體力行足爲末流砥柱若紅塵尚有具眼則壁立千仞常在目前不妨歡喜供養庶幾無負作家相見耳

題石鑑和尚遺墨後

石鑑親和尚字出於蘇詩出於王孟見地超邁說法



峻潔然一往蘊藉多風人之致一住長慶再住棲賢
惜緣不勝耳其病時執事僧強半散去瞎堂老人每
以致慨莊生曰狔子食於其死母皆眴若棄之而走
不見已焉耳不得類焉耳亦何足怪已未秋予容半
塘證十禪友自浙中來其舊書記也出遺墨索題內
有二詩爲證十而作大似倚門倚閭識此一念不與
海同枯石同爛其猶未至於人琴俱亡也放筆太息

題藥地和尚手蹟後

十方三世一幅丹青伏義氏向白地上畫下一畫此
畫母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此畫苑也初動而

之姤其占曰潛龍勿用此畫筭也大衍之數五十其
用四十有九其一勿用一切用一切勿用直饒寫出
百千萬億此一寫不到者朗然而獨存新安方君望
子曾及藥地和尚之門褻其手蹟成一冊首以畫終
以論易請序之書書卽畫畫卽易以爲不足盡易何
處非易以爲足以盡易何處是易祇如望子欲見康
流康流已不可得欲復藥地藥地已不可得有冊子
寫到處卽有冊子寫不到處寫不到處冊子上見寫
到處冊子上不見一點一畫全用全不用更說箇全
勿用全用早是畫蛇添足耳



鹿門先生之孫遘奇禍舉族幾殲曾孫融辨以出家
免其兄頓修先十餘年爲僧於嶺表亦復有蛛絲馬
跡宛轉迴龍之妙融辨歸里養母見此帖於吳門創
鉅痛深之餘百倍寶惜宜矣蓋十方三世同在夢中
鹿門先生值盛世得一好夢其孫值厄運得一惡夢
當其醒時夢中境界歷歷現前欲求其實已全盤付
與落花流水矣卽如見此卷如見先生縱極精明祇
是影迹畢竟先生真歸何處噫識得是夢不能云無
是夢且云有是夢不云不是夢豈可於其間別生枝

節耶

題所上平南啟後

平南尚王屬爲料理年譜乃有此書亦且救得一半
江北不知有弘光江南不知有永曆蓋其所不見者
聞之蔑如也習鑿齒當晉世以昭烈宗室承漢正統
魏受漢禪猶爲僭竊可稱眼正若以明室遺民置隆
永於若存若亡而不知吳三桂身爲統領滅雲南弒
永曆父子之爲不義烏乎可烏乎可

題樹護堂後

此以寄北堂之思也度諸從夫從子之義則勉中一



念全體二人河山雖遠目前無間故可不疑於襟背
耳

題逆順風圖

一帆上一帆下邨亭有箇分風話我今上下只隨風
更無南北與西東大抵胸中無一事馬喜牛嗔俱嘿
置

題弄胡孫

人弄胡孫胡孫弄人蓋大地是者箇圈子如何跳得
出去卽此一圈非一圈猴兒乞子各安然儘教拽脫
繩頭去箇箇連環腳下穿

題狗銜枯骨

前來食有羣豬此處骨無二狗撞著無限喜懽銜了
不消抖擻更尋僻地躡身齧得甘涎溢口雖然獨喫
自病幸不出乖露醜

題徐克伯所藏墨蹟

已未孟夏過金閭徐子克伯出此冊相示乃三十七
年前筆也如異域人談隔世事濁醪一盞已無受處
清磬數聲亦無發處惟章侯畫大士像一段因緣了
了是道隱出家證佐耳克伯有取乎此蓋於世教具
正知見要非漫然顧予學行遠不及石齋翁豈特書



法之劣老子與韓非同傳正恐窮觀未免張目也

題甲午與聶樂讀手札後

此札在甲午寓虞山東臯爲謀食發時與樂讀尚未識面今已未客於半塘吾兩人始相見東臯已鞠爲茂草矣樂讀耐煩留此手札澹歸耐煩不死重見此札樂讀更耐煩索題此札地爲至堅紙至脆遇著耐煩漢令脆者得長壽報因甚東臯不肖耐煩持地菩薩豈不貴有願力耶

題陸陶如傳後

古者民有三疾必兼二疾陸陶如之狂兼廉與直或

謂狷者必矜恐不能肆伯夷於周室君臣無一人足入其心眼豈可謂不肆耶讀陶如傳勿爲諱狂不狂不成陶如魏相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醉也無論贊我誦我引一大白顏延之曰其狂不可及無論人肖不肖引一大白孟浩然曰僕已飲矣惶恤其他無論醉後醒中更引一大白陶如少年不能飲晚乃可一二升蓋以此故

題李如石邑侯墨蹟後

朱邑曰吾子孫祀我不如桐鄉之民遂還葬桐鄉其民爭趨事雖衆情若一當其時必有起而綱紀之者



李公如石令長洲長洲之民至今稱道不衰鈕南六氏復衰其遺墨入書畫舫中此亦桐鄉綱紀之別調也世之草菅其民者生不斬相見死不斬相思無親厚之痛而惟怨讐之快閱此宜知所自愛矣

題獨寤寐歌後

至人之寤寐恆一衆人之寤寐恆二以寤爲寤以寐爲寐二也寤中寐寐中寤亦二也必也其大覺乎覺則寤寐皆覺不覺則寤寐皆迷於迷中向裙帶底嘲風弄月本自流連強作曠達愈迷愈妙如飲狂泉愈妙愈迷如旋輪火此世智辯聰所以沈溺而不返稱

爲八難之一也

題朱望子畫寄劉煥之

不得入廬山孤負畫者指千頃清泉萬斛雲殷勤留寄元誠子門前鼓角喧天卻是松風聒耳

題囑策前

范文正公置義田千畝以贍族人儒林詡爲盛事彼出將入相力故能爾爾寶安簡君麗初析產得田三畝銀二十兩入市辛勤成中人之產而營復祀田建大小宗祠立三弟無後之嗣子推及母之父母妻之父母之祭葬無不情文兼至其視文正公義田多寡之



數遠矣其心未嘗有異也文正出於儒者稱第一流
麗初商賈耳豈可薄其質美而未學耶或謂文正得
一佳地讓爲蘇郡學宮曰使我一家貴何如一郡貴
麗初斤斤於其家補接風水亦應有大小之辨曰簡
氏無赫赫名位則其祖居非大地且非郡邑之聚所
宜建學使麗初得出將入相安知其不能爲文正所
爲論人者豈宜以名位之高下爲軒輊予惟論其心
則擴而克之乘權席勢要非難事耳中庸曰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非獨君相之責一人致則有一
人位育一事致則有一事位育一時致則有一時位

育若隱而在下者不能位育則適當暴君奸相發號
施令則天之傾地之陷萬物之滅絕久矣彼陋儒之
見烏足與論心量之無窮哉嗟夫人不可自視太小
倘能識此心量則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自當與
文正公同發此菩薩願行卽各各種類俱可現身不
作勝劣觀也若創菴請藏供僧奉神予方外士津津
道之亦近於偏故不詳及

題福濟觀文錄後

西域婆羅門種最清貴其在家者讀治世典章事君
治民方此儒者或出家則修仙術有證三果極之生



闡其裔孫姚君玉緯畢志苦行若觀中諸大營建奔走先後罔不盡力蓋能繩厥祖武子友朱望子其渭陽也語予曰玉緯有福濟文錄之刻可無一言予雖未識玉緯倘酷似其舅無論都紀一席必不厝足卽過而爲上帝所召亦當如白石仙人何者人天不同官使不別北山故自蕭灑若乃作輔玉虛護世利生君臣同德理事俱協宗衡焚修潔謹而深契水雲之趣所云物外詎出寰中則不爲隱仙豈曰不可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無想天中大有岐路八萬劫後寧免飄零玉皇香案前有時誦摩訶般若是何章句更一

四空天方此道家此土道家以白日飛昇爲上作上帝輔君臣之分義至嚴以密吳門福濟觀郭君宗衡所以訓其弟子惓惓於報一人之貺集萬福康兆民理盡於是然吾聞之白石仙人得長生而不矜舉則周君北山似之北山奉部檄克郡都紀鬱鬱不得志僅數月引疾辭去蓋謂道貴清靜豈得爲官使僕僕郡廷耶都玄敬乃云都紀今之九品官授自銓曹爲北山者亦可以慰矣宜腐鼠之嚇爲莊生所致歎也夫道家者流超然塵壒之表然爲天仙爲地仙皆勸其行善多寡以爲階差故二子有雲霄之姿不離闕



進而問之

題史露生自述詩後

史子露生自壽引東坡身無病而心無憂語以爲病不病者天憂不憂者人有不病而病不憂而憂者有病而不病憂而不憂者學識之高下旣殊身心之苦樂遂別其論超絕予謂此非觀空不可次莫若巧居貧而善自寬則病不病憂不憂皆存乎人耳露生有詩自述六十年事凡數百言輒軻歷落人所不堪既能不怨不尤於前矣以後視前如已出夢以今視後還如入幻寧復有所繫情楊柳曉風芙蓉晚月引觴

自命行歌相荅作箇常自在主人不更數地行仙之樂後之攬者識其憂而不憂之旨卽可得其病而不病之方二時服食可以延年可以度世正恐業重福輕無好湯使燕不下耳

跋李賢持誦金剛般若經

一卷金剛般若若著如許題跋畢竟金剛般若若有受處否趙孟頫書寫李賢持誦其子行質付梓流通一味老實十分停當書寫者有書寫見持誦者有持誦見流通者有流通見纔露第二念則一念不得相續早成破壞經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會著如二乘爲三



珠法酒所醉如見道人向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
寶惜不放化作生死業本豈況子孝父慈名根世相
種種闡入從今截斷莫更塗汗

黎忠愍公傳跋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僅立言也立德最上
功在一時則文於一時功在百世則文於百世良臣
文盛忠臣文衰禮樂文於定治兵刑文於革亂文不
以一質爲章變乃化化乃成黎忠愍者番禺文人之
冠冕時相欲引爲館職公不許遂以職方監粵東水
師援虔州卒與楊公廷麟萬公元吉龔公棻姚公竒

胤同死稱五忠使公攝筆木天亦必能死節顧俛力
行間蓋欲挈二京以還共主功不成而忠乃成真天
下之至文也二儀闢六子嬪八音比五色間錯聖人
化賢人隱四靈見景星卿雲醴泉芝草出玄黃戰玉
石俱焚公以一身示幻於其間夢中之孔雀席上之
黃牡丹蓮須閣之筆鬱孤臺之舌受箭之脇飲刃之
頸生之名士死之鬼雄忽而冰玉潔忽而刀劍鳴忽
而虎豹變忽而蜂蝶遊忽而雷電合忽而風月麗皆
文人之心之跌宕而不可測者百世之下聞風興起
尊王室翊聖教敷春華結秋實觀乎化成天下而始



識文之大宜公之不以一館職自許也余友徐孝廉
柳臣試於鄉闈牘已落李司李清方就枕聞戶外洶
洶若數千金戈鐵馬聲司李異之起篝燈再閱無可
復收者再就枕聲再作再起再置三就枕聲三作取
論閱之及表而悟金戈鐵馬聲故出此耶表為山西
賑荒廷謝柳臣援據古今皆晉事無一語及他郡國
於是薦之得儻柳臣博學喜談兵自號犂庭既有是
徵咸謂必以武烈顯未數年急友之病一日夜步走
三百里與其友同死或疑其不驗賑荒之表非金戈
鐵馬聲金戈鐵馬合犂庭之名犂庭而生不犂庭而

死犂庭以報君不犂庭以報友皆柳臣之文也功不
成而成忠影園賦詩掇牡丹狀元虎頭城死戰與四
君子稱五忠未知孰為祭酒風人尚雅壯士矜正理
無彼此一發於雕龍繡虎為恢詭譎怪之觀公乃不
愧番禺文人冠冕矣

劉氏族譜跋

山陰劉氏為世胄冠冕然有小宗譜未及大宗既知
有此譜求之而不可得今乃不求而得之蓋得之書
畫舫中贈遺之餘也此非書畫舫贈遺之物豈其神
者呵護棄子孫之不材而歸之材者山陰後人宜有



敬且愛亦宜有戒勿更置之書畫舫中使爲贈遺之
餘而入之不知誰何之手也

歲寒三藝跋

上古至今極天蟠地許大松栢化作一株七寶芭蕉
被帶三先生剝了一重又是一重愈剝愈奇愈愈
剝剝卽無窮奇亦無盡因甚芭蕉有此神異蓋是極
天蟠地松栢之所示現根本不同也帶三先生曰吾
祇剝取三重恐洩盡造化之氣不是膽量小直是憐
伊造化小兒局量小譬如一身中八萬四千戶蟲氣
生俱生氣死俱死耳七寶芭蕉笑曰幸我是箇肥漢

得汝狠劊子手快心雖然我輩尙當慈愍造化小兒
爭計較他蜉蝣朝菌

徐卓崙詩跋

逸羣之才遠攬之興蓋相發也驂騶千里必不肖與
家雞家犬同棲同食坐老婆裙帶中妄稱風雅大似
被窩裏誦阿房宮賦聲緊而小祇是巨大蟲子耳卓
崙詩情清舉江山之氣相引而深此一回遊覽纔當
發軔若騁其駿足爭衡八極之表則穆天子憤轅夸
父投杖忽見人頭蟲向鉢盂沿上行豈知爲釋尊弟
子神通第一大目捷連耶



俞右衡雪詩跋

別右衡二十餘年彼此須臾老大吾近嬾作詩間爲
唱詠所迫生枝敗葉雜還併至付之一炬如見濕烟
疑是杜子美赴江陵還衡陽衰相見矣頃十二月大
雪右衡有詩相示風流蘊藉不減當年詠荔子時蓋
其情愈深其韻愈逸其詞愈俊情者詩之種右衡則
情種也吾以不及情故詩衰右衡多情故詩不衰若
情與詩相爲無窮則右衡福澤亦與歲月俱未有艾
不待占星望氣而得之吾所以益爲助喜耳

剩人和尚秋嚙八章跋

阮籍胸中醜壘故須酒澆之秋嚙八章則以長歌當
哭消之也一切法皆消年年消月月消日日消時時
消刹那刹那消剩人和尚示寂千山三年門人啓龕
肉身不壞雙淚忽湧拭之兩布巾如洗此老胸中醜
壘到此方消真理無幻真幻無理更喚取鄧隱峯妹
子尼來一時推倒始得

跋施則威史測後

延津施則威不可一世獨向制藝中與予神合曾三
夢見焉則威夢見道隱蓋因中有想也澹歸不夢見
則威蓋想中無因也高宗夢見傳說醒後卽見傳說



傳說不知孔子夢見周公醒後不見周公周公不知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
周而常處此菩提座人人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特以
情生智隔無由合其本妙澹歸與則威相見於管中
一斑非真非夢亦復如是黃辛子云則威今孟夏之
瀋陽師於孟冬來雲間邂逅之交亦復不易以其所
著史測一編相示澹歸云海內豪俊聞聲相思不得
相見者何限彼此作一箇古人相待見其文字如讀
古書未爲不佳也此非推開語則威於制藝見道隱
澹歸已於史測見則威矣黝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

望洋心如王四國非文王也耶更欲向夢裏見文王
醒後見周公多了一重妄想沈友聖與辛子則威又
三相神合者謂予應爲史測作跋卽書其語遺之頰
上三毛大家有分畫蛇添足一筆爲多

書錢舜舉畫卷後

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白香山此語直
用到臆月三十日不消回換古德云冬不寒臘後看
何見事之晚乎或以秋花明媚畢竟帶三分黯澹豈
知千紅萬紫全是雪窖冰天兩段不同總被蛙聲閣
閣一時道盡且莫令錢舜舉聽得碍著翅翰兒飛入



花間去也

書楊楨山詩後

楨山楊公判嘉興府擢同知松江以歲荒停徵投劾而去此古循吏也貧甚不能歸里僑居此地不能謀饗飧時復寫山水易米有古高士遺風陶淵明令彭澤八十日賦歸去來貧而躬耕或至乞食饑來驅我去叩門拙言詞無畫可賣有詩足傳公以畫代田以交易代乞循吏傳中一幅佳山水得僧牛箱桶藁子皴出幾重遠景唐伯虎云闕來寫幅丹青賣不使入間作業錢伯虎際盛世不得爲官宜貧而不貧所賣

丹青常得善賈公爲官十數年不宜貧而貧所賣丹青常不得善賈高士傳中一幅佳山水得投香留牘藁子皴出幾重遠景則公一生行徑便是一幅絕妙丹青豈待解衣礪磻和墨舐筆始足供賞鑒家玄對耶雖然當今之世如此丹青手不易得如此賞鑒家亦不易得公乃託諸詠歌流連激楚分付詩瓢向五湖烟水隨波宕漾後有采風之家逢綠收取循吏傳高士傳兩兩映發又是一篇絕妙文字惟願世間有心有眼人且莫作畫觀作詩觀作文字觀也

書節烈合傳後



傳凡三人節以爲其夫上事其親下育其子沈信志
之妻并無子兼撫已亡之伯已去之姆之子變中正
節之至正烈以爲其夫守其身沈聖超之妻被掠於
兵自沉梅里一再挽之及駟厲聲大罵一中刃再中
鎗以死變中正烈中之至正潘周嘉之妻上有垂白
之舅下有遺孤計不反顧夫死於亥妻死於卯變中
奇烈中過正抱石者過忠結纓過勇不食嗟來之食
過潔有過卽有不及死而死耳孤立行一意豈暇避
過哉人欲爲所欲爲事不可顧理亦不可顧今日此
不同於彼掠宜以上事親下撫子爲正是理也一顧

卽不可死矣性快人每不護前情深人每不照後一
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
過而奇乃成死而死耳豈暇得正哉爲奇所用必爲
正所轉不知有正亦不知有奇死而死耳豈暇求奇
哉予直許其情深而性快節烈二名分而奉二沈二
沈受之合而奉一潘一潘不受受與不受亦無彼此
正中奇奇中正節中烈烈中節正中節烈皆受奇中
節烈皆不受亦無分合衆生於法性海中各成一段
波瀾如此予於波瀾中觀法性海如此



硯菴本是五臺僧以拒丐者寒夜投宿罰作讀書不
了漢三十年人謂讀書不了所以行罰然則讀書而
了便爲行賞耶讀書而了卽必取科第擁妻妾長子
孫殖產業鐘鳴漏盡而不知止譬如遣戍終身不若
五年滿徒猶有程限是故讀書是罰不了是賞讀書
者硯菴一時失慈悲方便之過不了者硯菴多生承
善根功德之力其病中夢師來召亦如賜玦遠謫之
臣忽得賜環悲喜併集于今措大家爭恨讀書不了
是猶以五年徒爲輕而求克軍終身拘僉妻解也魯
巖云吾姪臨終放頂上光人或見或不見或所見形

色各別予謂如來舍利亦復如是卽今一切衆生二
六時中常常放光人亦或見或不見或所見形色各
別因甚說硯菴竒特此皆讀書習氣不除讀書種子
不斷之故又如硯菴在五臺山守殿時有丐者見有
佛見便落在差別境界成如是障礙有如是墮落耳
讀書不了四字乃讀書人所諱言愈了則墮落愈深
愈諱則障礙愈重特爲拈出救取天下萬世讀書人
與硯菴同出一隻手然雖如是此老凍膿未免香火
情深了也

書過氏解環後



叔寅先生解環大似鷓蚌相持漁人得利彼時更有
鷓來不可得更有蚌來不可得更有漁人來不可得
須是第一箇漁人先著眼先下手始得耳叔寅卻云
兩君子皆大有功於周子斯爲名通之見吾佛一口
說性相二宗彼此不許相難亦有冥權菩薩示作異
道曲盡迷情互相擊難而後未剖之理皎然如日月
行天然則爭而無爭非無爭而無爭也山峻谿深火
燥水濕各相陵奪各不相礙是名平等世之八夷岳
填壑滅熱就寒黨同伐異結憾至死真夏蟲耳

書吏隱傳後

此節士也何以稱吏隱爲吏不先具隱心則必爲灰
中蚓唾中蠅矣吏有三不要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
雖天子不能抑其強項隱亦有三不要也先不要官
踰垣閉門而自貴次不要錢草衣木食而自甘終不
要命封刀飲酖而自盡隱有平世有亂世隱平世而
無三不要必爲克隱隱亂世無此三不要必化松而
成桐矣然則曾君稱吏隱斯其所以爲節士歟雖然
亦有隱而激者君以不激而爲不隨其德足以勝之
也其攝威遠仁以解株連之網禮以化鬪牆之爭仗
義起兵不蹈白刃之禍辭官歸里不糜危邦之爵吏



既隱矣不吏之節亦隱謂之隱德豈復恃其三不要以與一世爭名者哉

書周芸齋血書貼黃後

芸齋先生刺血頌寃九重動色邀三百年異數於未得時蓋有必得之理及其構三百年異變於已失後亦無或失之事天耶人耶鬼神耶芸齋先生心光所持非天非人非鬼神而天從人從鬼神從各各不相知各各相到人人具此心光聖凡等無增減發處不真用處不純則感者同應者異故曰一切世界爲衆生妄想所結卽爲菩薩願力所持同在一世界中世

界各異異在一世界中世界各同成與壞劃然是與非較然純與雜紛然皆不離手一真忠介公之世界以觸邪以養直以殺身成仁血肉俱糜須臾常動蓋以壞爲用不壞不足以爲忠芸齋先生之世界以繼志以述事以永錫爾類指舌可枯精誠不歇蓋以成爲用不成不足以爲孝人知成世界之爲世界不知壞世界之爲世界同一莊嚴同一悠久也嗚呼王得勝何人倪文煥何人文煥以同朝士大夫報忠介公之身奪其誥命得勝以異代之兵子歸忠介公之誥命慰其子孫此豈可以賢不肖之數比長絮短者文



煥入忠介公壞世界中爲壞所轉不知其然而成其壞得勝入芸齋先生成世界中爲成所轉不知其然而成其成菩薩與衆生同此世界一則能自作主一則不能自作主一則同成同壞自信其成一則隨壞隨成併不知其壞而各有入成壞之中出成壞之外者此吾輩於心光所宜自重而不宜自暴自棄也歟

書姜貞毅輓章後

先生之於忠可謂純矣豈蘄以是爲重豈蘄以是重先生予不敢復續惟結髮讀書私有所疑於賢人君子者昔所稱四衙門被譴謫僅一赴任而止編成者

一抵衙所而止擁輿張蓋持大字名柬如舊體統不少抑損是不受命也或曰長官不以罪人相待爲厚耳輿蓋名柬乃出於己豈可云自待不薄耶予疑以爲非則彼皆號爲賢人君子以爲是其如君命何先生戍宣州必葬宣州必存荷戈遺像此爲人臣有禮于君不易之法也癸未萊陽破太公以一家殉甲申春二月先生始出都門四十餘日而北天陷南都有繼統一切昭雪先生謹守苦幽跬步不踰閩粵之際日跂老成終不以新環易我舊玦其純也如是予亦嘗致疑於末世君臣之薄也士大夫可殺耳解衣就



獄與盜賊惡人同其鍛鍊久而牽復氣餒逾張賢人
君子不能誓死丘園使朝廷知有不可辱之節故凌
侮日加勢位日驕道義日詘先生以戍卒終因於時
勢然一官七尺視之既輕并不借晉宋南轅以規名
爵則鶴舉龍騰故有灰蚓唾蠅不能仰睇者嗚呼觀
於先生待其君之厚則後之爲人君者待其臣不可
以或薄也漢高帝曰吾能尊顯之斯語也恐非大賢
以上所宜受然則士大夫所以自待又當何如耶

書袁重其軼事後

史記列傳或取一二事事取其大者如見其人世說

新語或取一事或一言皆取其小亦如見其人李君
令貽傳袁重其之孝只衣碎按摩一節直欲攝入霜
哺篇五十軸蓋筆勝識亦勝也張僧繇畫龍點點眼
卽破壁飛去若知通身是眼則一鱗一爪無不破壁
飛去矣或謂僧繇未點眼全畫鱗爪鱗爪不能飛去
予謂僧繇未畫鱗爪獨點眼眼豈能飛耶且置是論
孝惟真真惟樸吳母改故衣爲其子上服不知數澣
之已弊可謂至樸服以輕爲妙按摩亦以輕爲妙雖
至重之按摩不能碎至輕之服一按摩輒碎宜有不
按摩亦碎者然終身不近按摩可謂至樸當其樸時



世間成壞之理久近之數不入其胸次而一以守節
一以致孝故節孝皆真予以是知六識分別真作偽
之媒而世智辯聰如來目爲八難之一有以也

書顧南寧傳後

出世世間之用不同然必本之澹泊寧靜行以剛斷
嗜慾深則微纏固見理而惑涉事而流此雖世間不
能具丈夫之畧況出世耶予讀南寧郡守忍仙顧公
傳信其爲近道之姿也公守南寧時江楚粵閩盡陷
招降之使直抵郡城諸大吏持兩端先去部士民爭
欲保其家環勸公迎降公大哭衆亦哭乃爲陳大義

條晰利害卒斬其使不下發兵討橫永之叛遂復其
城言者劾方面倡逃罪悞及公公欣然解官置不辨
越二載事稍白以刑部員外郎召不就庚寅粵東復
陷投跡空門張總戎聞其名迎之適館授餐擬薦於
朝公宵遯入白雲山白雲與鼎湖相去十餘里棲壑
長老持律清嚴修西方觀公師之往來不問寒暑癸
巳八月預知報謝先五日禮辭其師屆期端坐而逝
公爲臣執義不屈所謂以剛斷勝者一本於澹泊寧
靜公於南寧有守功復橫永有戰功不賞而罰僅以
部郎用夫豈不知郡守之由部郎陟耶予逮事端水



四方之來者攘臂張齟某某有義旅若干某某所聯
絡文武吏士若干恢復某某郡邑若干皆空言無可
詰正朝廷不欲反向若之意一切優荅之所要挾非
部院四衙門不受公秉不伐之德惟自明臣節退然
無求以四品勞臣復官五品終不稱屈亦未有爲公
稱屈者此澹泊寧靜之最著也夫惟視爵祿幻而後
視道義真爲守土吏與其土同存亡爲臣不事二姓
蓋義所當爲一以矜功一以市名則君子恥之入世
者能以是爲恥卽可與出世吾佛教諸比丘習頭陀
行少欲知足習阿蘭若行人中無諍習菩薩行忘身

爲法至成佛道適還本有若作聖解卽受羣邪公於
世間法甚真故於出世間法亦真宜其預知報謝端
坐而逝歟予以是知不真之人行於世出世間蓋無
一而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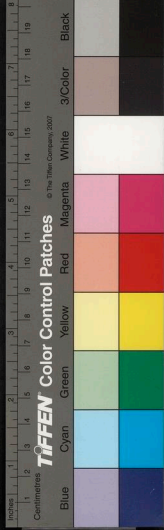
書高虞部行狀後

嗚呼予讀高氏兩世行狀而歎世主之不可爲也先
帝以英敏有爲之才值人心大壞至於身殉宗社有
羣臣負朕之言殆於死不瞑目上訴彼蒼卽今高氏
一家功罪二案故有陰中而不及知顯格而不能詰
者矣悲夫悲夫玄期先生無可死之法其致之必死



之地者閣票僅擬回奏內批遽行逮問蓋王進喜之線索通矣先生之獄日急內臣之獄日緩則黃用之線索又通矣進喜之線索在駕禍於黃用黃用之線索在卸禍于先生先生死三年之前黃用死三年之後僅足償代僵之命終不露設陷之機人知先生死於董羽宸而不知其死於王希忠雖先帝未之覺也寓公虞部令寶坻有全城卻敵之功吳昌時敢借計典以報私憾及撫按合奏頌冤冢宰李遇知復持部科之局徑置游移先帝出獨斷以爲功在封疆從優另叙遇知廢格不行僅調涇縣此何理也人君舉措

失當爲大臣者上殿力爭可耳今是非功罪較然明白而朝廷之封疆不如部科之門戶一人之公正不如羣下之偏私遇知醇謹稱爲君子然則君子之心如此何以異於小人耶春秋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度當日之人臣不止於將直敢於竟悲夫悲夫當崇禎之初先帝不信內臣而桂工一案陰爲內臣所顛倒崇禎之末先帝不信外廷而寶坻一案顯爲外廷所阻撓勢成孤立無可如何不然以先帝之明稍知大殿寢宮各有分責豈致此悞其所以悞者在旁之委罪浸潤已深而法司之讞詞推波而助之瀾耳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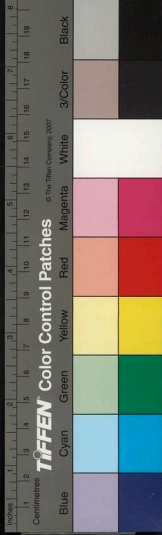


封疆者人主一身所共爲存亡計典者人主所與萬
方共其休戚審之平時核之一旦寶坻咫尺京師虞
部屢承簡在非外吏泛然者比計冊進呈何以不知
且旣奉特旨優敘吏部仍補涇縣立加詰責此亦烹
阿封卽墨之秋也除目進呈何以不知然則章奏之
不經御覽或經御覽而以格例視之不復省察者多
矣宜羣臣之敢於無忌憚淪胥以溺而不悛也嗚呼
予旣歎世主之不可爲而益見人臣之不足爲也士
大夫獻身成信生殺無逃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而死
權死利之徒蝟毛而起卽高氏兩世未據要津非與

宵小有不解之怨特以孤立行一意不屑委曲將迎
而一則罪生於分外一則功屈於分內柰何以不貲
之軀逐無涯之知而爲衆射之的手此達觀之士所
爲脫屣功名而無求於世歟

書沈碩人行狀後

宋君寶枚以其母沈碩人行狀相示讀未終三稱其
善一曰視前母子女如其所出也子與婦歿視其女
孫亦如其所出一曰夫亡子幼外侮踵至忍而不較
一曰壽女孫之姑樂作拂衣起至不得辭終不視追
悔不自已凡觀人之善觀其時之難事之所易忽而



後得其真故曰君子表微碩人厚其前所出夫子猶存當其嫁女孫家產落且娶居恆情得委責焉昔有負長而提幼者幼其所出長其前所出也至遇盜而益見其難以其時難難故善也禦外侮健婦必以身當之小則爭大則訟寧百受侮不輕出形聲一臂耳爲逆旅所牽斷之以各居室而守其身如未斷之臂事又難難亦善也稱未亡人終其世如初喪碩人斥鉛華絕足宗黨之庭女孫一強之聞梨園惕然心傷追悼其越禮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旣除服鼓琴而不成聲或謂難或謂過踰祥已久赴慶禮偶聞而非習

見檢束所不及情易忽矣忽更難難更善也人之制心不誠不純不底於一若碩人者誠且純矣一矣予以是復實枚度不失表微之義用慰致孝之思不槩及其餘不取其膚膚與餘立言之所不貴也

書米忠毅公傳後

予聞弘光僞福邸也福邸已被難其妃有弟與一內侍偕走詐稱福邸旣登極內侍懼禍不敢言童妃至僞福邸恐事露遂致之死馬士英特欲立福邸翻東林之局遂使東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耳其後復有僞弘光甚哉福邸之禍與明偕極乎米忠毅公初在



京師善水齋和尚水齋神廟所賜紫也公殉沅州難
前數日夢水齋來招之歸則公與水齋同一來處同
一去處剪妖僧以全神廟嫡孫延朱氏十數年之祀
豈陸法和所謂空王劫中有香火緣者耶太祖以僧
建義遂有天下道行以僧佐靖難蓋能起微幸之心
查顯仁於明室若斷若續插此一科亦足爲法門殷
鑒出世之士宜了世緣五代時雪峯有僧爲亂兵擁
立稱帝未幾授首唐成汭雖爲節度使不得善終元
劉秉忠庶幾克保功名然其陰行善深矣此事乘菩
薩願力現身則可若以貪爲因必以殺爲果忠毅此

舉又護法之標準不獨有功於世教也

書顧雪石傳後

雪石丁革運不謀進取曰吾祖父侍郎公暨伯兄太
守皆受國恩吾往見於地下不敢有覩面目也太守
抗節南寧歿於東粵雪石徒步往訪迎其喪歸門戶
支柱務盡心力家益落與其內子習苦相尚有梁鴻
孟光之風此世教所重也雪石自以無所建豎雖食
貧惟孳孳爲善且與人爲善有怨家屢犯之置不較
一日怨家自麗於法雪石更爲修懺摩端州之鼎湖
有崇梵比丘者沙彌侍之行每數里輒作數十里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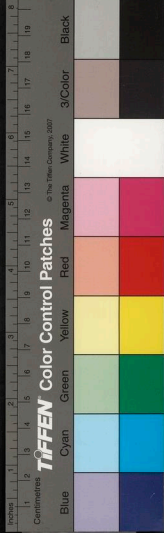


每遇畜生卽駐步與授三皈五戒盜劫其母尼菴崇
梵聞之爲集衆禮梁皇懺曰盜比丘尼淨財是人
大罪吾甚悲之人無不傳且笑予獨歎美以爲此菩
薩種子成熟所發菩薩現行雪石其有不學而能無
師而自合者乎以德報怨儒者不取惟登地大士入
極愛一子地始得相應然非證空平等地亦不易到
雪石卽從此待怨家一念擴而充之小三災過後諸
天護世者出所藏五戒十善人相見相敬相愛遂轉
減一劫爲增一劫或疑爲不經劫大洞然此土安隱
一切衆生無不現前安隱特患不知若一徹知則三

災起減都不相到未嘗別有隱身法亦未嘗更有轉
減爲增之法耳

書徐翁軼事後

人與鬼同一世界各爲其事而不相知或至於相見
非有異緣則氣類近之矣吳門道士爲鬼所魅口耳
鼻眼皆泥徐翁華國聞其聲大呼而入救之得歸以
爲無鬼則值道士鬼從何來以爲有鬼則值徐翁鬼
復何往道士之氣類近鬼則有徐翁之氣類非鬼則
無滿世界皆人滿世界皆鬼鬼之惡見人甚於人之
惡見鬼人見鬼則病且死鬼見人亦病且死蓋以今



有爲幻鬼未嘗有鬼人未嘗有人世界未嘗有世界
蓋以本無而真今有不礙本無本無不妨今有道士
有鬼有徐翁之所無徐翁無鬼無道士之所有世尊
謂三洲之人不如南洲有三事勇猛智慧佛出其所
也諸天亦不如南洲夫諸天不如南洲況大力鬼大
力鬼不如諸天況依草附木下劣之鬼宜其值徐翁
而還所本無矣地力遜水水力遜火力遜風風力
遜心心力最大以其本無佛出其所出此本無智慧
見此本無勇猛修此本無亦惟南洲之人能還其所
本無予於徐翁見一斑焉

書周忠介李忠毅墨蹟後

欲再見二先生已不可得今者江河日下諂諛之內
卽公是賄賂之外卽公非不能起天上人而正之則
此一點一畫皆宇宙間元氣也共工氏頭觸不周山
天柱折地維缺補天五石立極四足豈是異事用王
具有正性宜其如水乳合如著龜襲也

書王石年玉筋篆金剛經後

用輕易心無師承之學供養法寶謂之善根輕鮮王
子石年以玉筋篆文作金剛般若若一點一畫皆全力
行之自一點畫至一字一句一分一部合之不增分



之不減此心之所同然也。心具三性，善惡無記，善有全力，惡有全力，無記之力荒忽昧畧，世之人醉生夢死，近於荒忽昧畧者，多作惡者，無論善有世間出世間出世，有小乘大乘最上乘石年書學，既勝用心，復重於善法中四象而上，至金剛般若，若合一點一畫之力，卽爲一部分一部之力，爲一點一畫點點畫畫，全具一部部部不缺一點畫大千世界，碎爲微塵，一一微塵現大千世界，一一微塵大千世界，復碎爲微塵，一一大千世界，微塵復現，一一大千世界，世界不可說不可說，微塵不可說不可說，皆此心之同然。石年

特善用耳，經猶他力，心則自力。師子搏象搏兔，皆用全力。老宿目爲不欺之力，於心自力少，有滲漏卽謂之欺。閱此經者，先識此意，能使人人面門顯出金剛正眼，是真供養。

書隱求齋頌古前

予以甲午遊虞山謁豁堂，蟲和尚於三峯嗣文杲公時，在侍寮，歲已未，借榻起果之西來堂，是公脫白地也。重舉二十五年前舊話，欣慨交集，久之，以頌古一編見示，皆自胸臆流出，盡洗描摩，湊泊之陋，庶稱從上爪牙矣。諸方坐文室如逃於空谷，見似人者而喜。



于無聲者心手俱活意言俱親如其不爾無論犯疾
犯徐卽慘澹經營求合於正早是刻舟求劍甚矣堂
上之桓公舖糟粕而不知味者何其紛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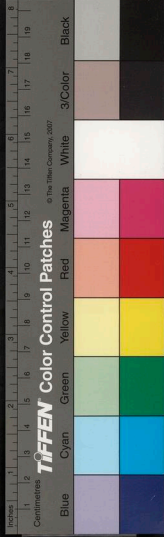
書王兩瞻先生遺像冊後

生死之權可以臨小人不可以臨君子以生誘之君
子不欲生以死脅之君子正欲死則誘之脅之兩路
俱窮矣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兩瞻先生素志已定雖
有南面王樂不易此刀頭尊貴則殺之者持如僕妾
事主謹視其所嗜而進之耳故曰君子得所欲小人
亦得所欲君子得所欲其權長在己小人得所欲其

權長在人小人生而無權君子死而有權君子之權
由已而不由天立義而卽立命世有聞先生之死或
叱咤於殺先生者或咨嗟涕洟於先生之被殺皆所
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也

書陳鏡非雁字詩後

鏡非筆妙寫生尤工蘆雁題詩盈百可稱雁史矣觀
其思入杳冥氣凌霄漢雖復印雪有痕要自排空無
跡或以慘澹經營全身裏許則法身流轉理故有之
此趙承旨所爲未落墨而先現形也鏡非詠物悉從
人事作觀蓋倫以性成文由義出言可法行可則於



一雁中備焉此足度生未爲逐物也心無定相數取
諸趣衆生異名而同體大士同道而異相馬中無人
元是子昂大士中有子昂不是觀世音在一毫端自
知轉變而已切忌趁快自墮撥無

書陋室銘後

遺教經云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爲安樂不知足者
雖處天堂亦不稱意山見不高卻見有仙水見不深
卻見有龍勝負互爭人我角立此玄都觀裏桃花所
爲致嫉也南陽廬何必諸葛西蜀亭何必子雲卽今
普天率土茅簷之下破絮自擁薄糜不繼者十分而

九如我祇是九分中一家一人而已何陋之有社先
道社屬書此銘漫題其後不妨爲汨沒塵勞者作一
服清涼散病還大衆藥出主人

書李長蘅巖壑秋高圖後

人不山居卽當舟居然成之旣難住亦未易予來吳
中游且不能況復議住克伯出所畜李長蘅巖壑秋
高圖森秀曠遠之氣侵入神骨層崖直上便欲結茅
逝水排空又思鼓枻幾令五情無主更想臥遊亦不
可得乃知極清雅事無不仗色力財力挈起箇具臭
皮囊予旣不會向大朽杉裏枯坐又不會三文錢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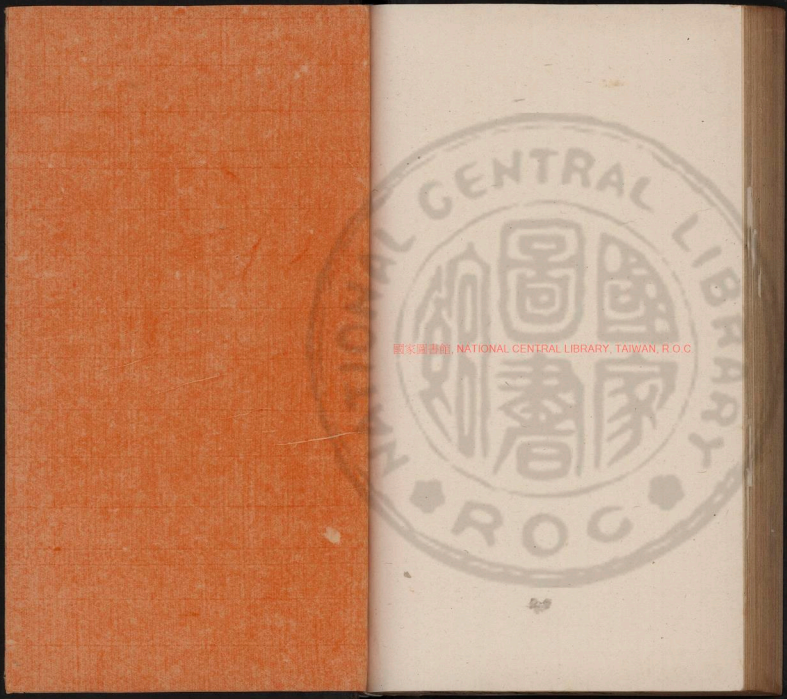
黑撈波卽爲阿堵物禁持也須自家認取一半不是
始得

遺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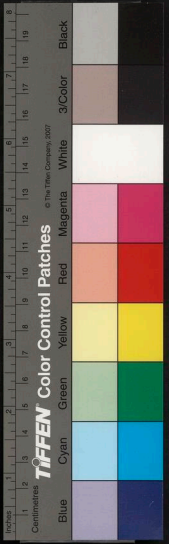
吾去世後卽剃髮澡身外衣舊葛布長衫內衣舊葛
布褲披茶褐布通肩袒衣露頂跣足便入龕龕取舊
杉木板極薄者不用費工足以蔽形一時而已入龕
訖不停龕不設供不請尊宿舉火侍者舉毘盧遮那
如來號十聲卽下火次早檢骨不用罈盛隨所在水
清深處散投其中不設靈位不守七侍者卽日各隨
緣好去其入嶺南者持吾遺命謁淨成老和尚及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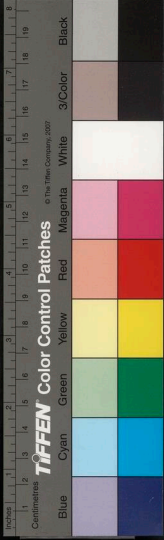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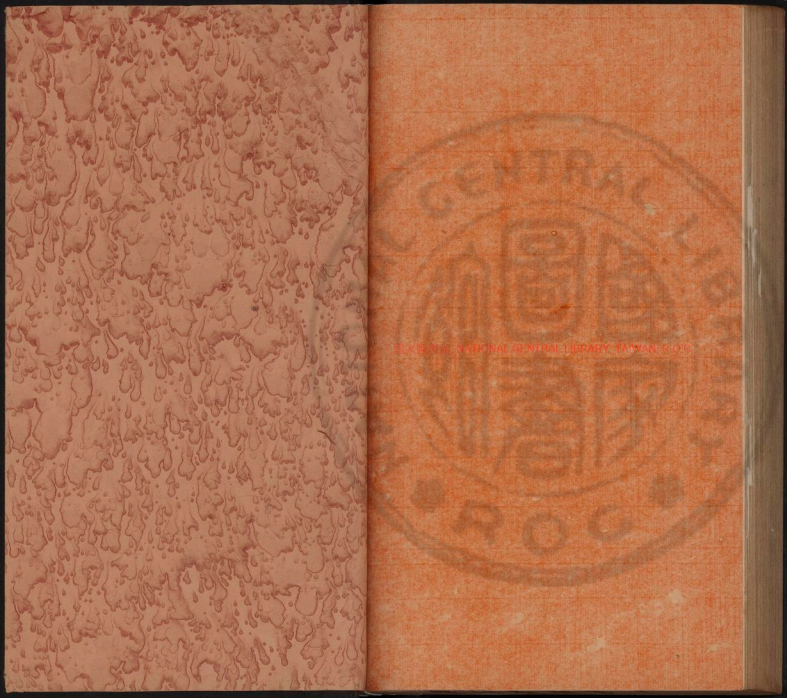
霞海幢諸刹此卽報聞矣吾生平以畜積爲恥今所
存資斧之餘并隨身衣單書籍別有板帳除吾別有
支分外俱現前侍者均分此僧法也汝等不得留吾
臭皮囊作扶龕回山擇地建塔之局累諸護法隨處
死隨處燒隨處散骨水中吾出嶺時便有此語非今
日始作此語也若違此語惡同凶逆徧行老僧澹歸
今釋手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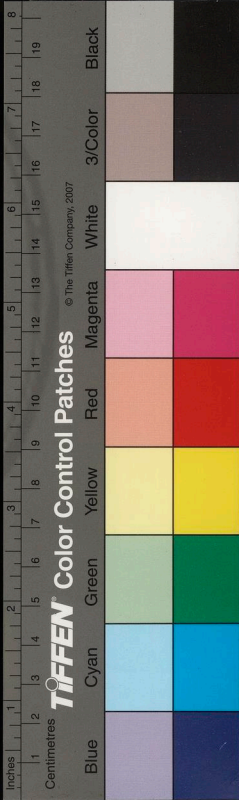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FIELD I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得大至林請一誦更領三頌筆墨之氣雖存竟言之
 路皆越直使射神俱解今釋諸頌觀有著列處只唯
 作著到譬如射箭箭前中紅心卻有一箇紅心在箭
 中終非好手然此等境界決非學得來想三十年
 後乃好送上宜與和尚也日來丁少應酬還山結

尺牘

正本師大然足和尚

丹夏今釋諸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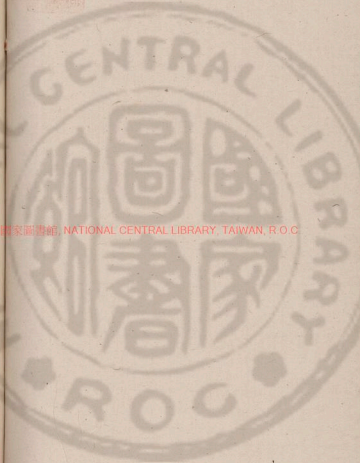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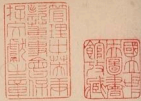
待者

古山
傳海

編

346559 v.2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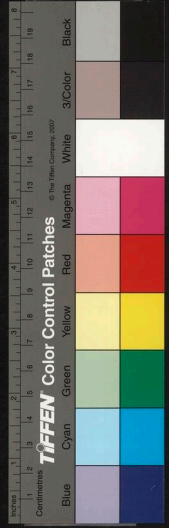
編行堂續集尺牘之一
光孝道一惟心鈔寫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古止 傳湧 編

尺牘

上本師天然是和尚

得大至捧讀手誨更領三頌筆墨之氣雖存意言之
路皆絕直使形神俱解今釋諸頌縱有著到處只喚
作著到譬如射箭箭中紅心卻有一箇紅心在箭
中終非好手然此等境界決非學步得來恐三十年
後乃好送土宜與和尚也日來了少應酬還山尅的



尚容報聞暫此陳謝

又

曩蒙慈諭撰楞嚴直指敘未敢輕易頃始讀全藁僅
得成篇老病昏煩豈足發揚妙旨於萬一錄呈法眼
所冀指示紕繆使知改正也此書乃和尚住丹霞所
撰聞有謄真本取去歸宗有所增刪幸賜發回俾今
釋獲觀全璧又貯之文室永鎮此山且欲稍集因緣
付剞劂以公諸天下萬世也前屈樂說爲首座力勸
不從蓋其意不忍竟離和尚亦恐被丹霞法席粘住
耳不忍離和尚是其孝恐法席粘住是其高皆美德

也豈敢強奪其志然丹霞一坐具地遂爲凶衰不祥
之物亦可憐矣今釋前路無多然違昔年之重誓而
處此者以方丈一日無人則不待分房已成子孫巢
穴長慶歸宗皆此物也苟繫籍於法門豈可不爲凜
凜耶規繩嚴正寧免怨望旣自信其心亦置之不顧
但存此空言使後之有正信者得援引以相規切則
方丈或終不至於無人耳知卽歸暫附此白不盡

又

去臘得慈諭并直指定本卽與樂說較閱發寫每讀
之但見其不可思議故非游夏所能贊一詞也領衆



雲根副寺來伏讀慈諭且喜且愧今釋無德無緣不能盡教養之職上煩憂念至分雷峯之油相濟未知此衆何福以消若乃擁堂頭之虛名自救不了又置之不足道矣人心泮散於今已極向來相從穿州撞府者既不束以叢林規繩亦徒長其世間知見忽然放出一副冷面孔豎起兩箇光拳頭非其境界無足怪者然早已撩定此著故胸中亦自翛然也仁陽石砦賊不敢攻丹霞開門以待之猶且望而生畏治亂不聞終推此地倘雷峯未免警柝之勞則杖履來臨儘可高臥通宵也今釋每有積穀之論而三年來糶

宜嚴乃古人垂範不易之論至於今日尤足救時今釋老矣食少事繁加以多病斷不可久樂說解行相應終當以此席累之渠怕粘著伊所謂士各有志者何可抑逼然今釋或死或去倘於法門少有關切安忍不回心一顧念耶時事紛紛非目前所能寧謚和尚慮路塗梗阻或致流落故鄉今釋以爲每念不忘處乃是故鄉若和尚之粵與今釋之浙正他鄉耳年運已往前路無多荔子之緣遂絕俟入夏又看江舟消息也

又



去千八百石舊監寺辭職又指倉中八百石抵債今年亂後田土拋荒佃丁強半白賴若無化主飯盈裂矣頃擬下山托鉢救住稻子蓋責應有戰爭南韶勢難休息大衆食輪不可不慮也螺巖真色乃生曬茶色香味俱佳未烹時只不可看如面貌不揚之人舉止蘊籍談吐清雅正自可念幸試之

又

伏讀慈誨無可預料之事亦無用後悔妙絕今釋於請藏了後度夏半塘除飯米外更不經營有欲爲覓靜室者語之云第一要境界好第二不要我修造第

三主人不著相以此來者皆望崖而返矣沒有住處尚有行處不可悞了行處又悞住處今釋卻似防後悔之極者竊歎服和尚之不可及也許逸老爲料理結茅之地殊感高誼若待今釋還山興工卽屬第二條不要蓋怕見木匠之病近來又發也然豈有現成住處從天而下到不如行處稍覺現成耳

又

不能再入匡廬侍杖履徒有結纏所耿耿者承和尚鄭重付囑無從覓一箇半箇以此負恩然法緣澹薄定矣惟恃願力問之他生耳古止雖於石鑑兄有罪



其在今釋則善始善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望和尚
宥其前愆開人自新之路此今釋臨終切懇千祈委
曲聽之傳孜是緊峭行門作事俱肩向前傳湧頗能
參尋向上不落時蹊惜今釋非煅煉手往往放慢若
奉遺命入嶺更至座下猶可供鞭策也惟古止居身
孤潔不失爲乾淨衲僧然而多病非壽者相僅足付
之一把茅中耳武夷竹杖一枝陳章侯山水一幅留
供此杖天下無第二枝此山水天下無第二幅僻見
如是未知和尚玄賞又若何也法門秋晚老成凋謝
惟恃淨成作狂瀾砥柱幸倍萬保練以副人天之望

臨牋悽斷不知所云

與海幢阿字無和尚

兩得手教具感吾兄惓惓關切各職離心已非一日
然欲掀翻窠臼豈免滄訛但放下面皮與之厮挨就
中亦有識道理肩轉變者固不礙其玉成若怙終不
悛聽其去留於教人之心亦無負也寬嚴二用未可
偏枯威令稍行局面稍定自當濟之以寬不敢違明
教耳海幢營建方在半途吾兄精神要大於身亦值
得種種勞頓若第薄福德人折倒久矣石吼還得些
刻書之資尚自分派不下常住有無第近掩耳不聞



六十年來所作所爲何但十年一變忽變得好忽變得醜皆足供撫掌之資也風便幸示近耗以開懷抱

又

久不得信甚以爲念記汝住山已有成行忽然知非立地放下仍歸老人懺悔亦自可取頭巾跳不出道理道理亦跳不出頭巾卻有不戴頭巾依舊跳不出者道理之利害如此豈可獨屬之頭巾耶然在記汝此舉不得不把頭巾捉正矣山中無事日爲人理是非并自己俱落在是非裏幸是光頭不則勸鬪底掃了鬢毛也筆墨之興日來已盡佇俟大序開我懷抱

餘不多及

又

顧家船子來知吾兄正在忙中不暇作柬忙乃叢林好消息弟雖極閒卻被不甘心諸公廝煎廝炒亦在忙中又是極窮極苦之候惟有睡中銷繳耳徧行堂集刻成前許大叙尚未擲下幸於去僧歸時賜藁弁首爲光壯也丹霞近無監寺亦復不設兩序有缺但補一知客餘俱不補到得難解交時自克監寺走一兩回耳緊閉山門睡覺職事僧尋是非但向道老病且死沒氣力奉承諸公有心機卽耐煩等候若不耐



煩一任去來所以胸中悠然無事耳

又

閱方書食松葉粥能健腰腳卻病山中饒有此更不費錢欣然服之雖極蜚口亦自甘心然其性澁大便不通痔瘡舉發四十日未愈儘甚依舊腳癱手軟每念及輒復大笑欲益反損日暮途窮人故當如是寄語吾兄爲撫掌之資也

又

平南致祭非貧人所及今遣監寺行禮旣已後時又不親往幸吾兄善爲吾解也衰年病懶欲作故人書

疏才一兩紙便眼昏手倦輒復自厭摘三化去或憐其不壽第謂人生世間決不當有壽若色力頽塌四支百骸不奉天君之令便是業報亦何足貴第今年六十四歲喚作下壽且不耐煩豈可更多於此外耶嶺頭大將外懼強敵內憂潰兵縱令金印如斗大求解去而不可得亦若是耳解虎欲得水真詩冊敘力疾成之俾設供宣讀然喚水真作乞兒老子恐水真不樂受或解虎亦樂聞但言吾所欲言而已徧行堂詞集三卷先奉一笑諸不多及

又



洞開來韶得手教殊快傾渴弟承謙菴諸公相留度
歲今且領人檢白骨俟老人至相從出嶺也一向建
立決不願主法無人流入同錫喫飯分房局屎惡道
今幸大衆發憤力請樂第已於元旦上堂拈香矣弟
於丹霞夙願千足萬足但請得藏經勾此一念老病
餘生聽其死符早晚更無他想也承示二月初卽來
韶陽可以歡聚數日豈能恣然謹當奉候於相江之
澣不盡

又

都寺回得手書頌悉八家之成畫餅此殆鈍秀才所

帶累耳五十金留俟七月豈以爲遲第所攜路費八
十金并吾兄四十金已盡作買紙之用則留此項抵
路費正自得宜耳頃在南雄大病若成瘡便不死然
老年氣血衰憊抵不得凝冰焦火日夜簸弄也南雄
自孝山去後轉見不堪前云送藩司至此再相會極
好未知七月間能來否弟若病不好便決意出嶺蓋
死於嶺內不如死於嶺外之妙死於牀第不如死於
道路之妙隨處一把火拋骨江中省卻許多繁文乃
素志也力疾作荅發回丹霞隨時奉寄

又



所欲與吾兄痛談者豈有盡耶今既不能重見亦無力作字且與一時隔下黃皮蠹弟所寶愛寄克遺供宋詩抄一部并往聊足供博覽之樂聞吾兄近亦脾氣不佳須及早料理藥是本等然飲食之際穀氣七分菜氣三分爲第一義也餘惟珍重爲道爲衆生千萬

與棲賢石鑑觀和尚

老人之意祇欲吾輩出頭支柱法門弟還丹霞坐方丈隨例顛倒所謂事不獲已老人見許亦是憐兒不覺醜也兩接手書推獎過分又寄所愛法書以贈皆

非薄劣所能消受也宗門根器萬中無一卽今覓一似衲子者尚少況真衲子乎叅請無人吾兄猶有此歎如弟病思自治豈能爲人又置之不足道也知廬山近狀雖干戈之苦已息而粥飯之緣甚難每與阿兄共此挂念以爲吾兄宜扁舟入嶺諸方每每散衆蓋時勢使然亦不消定要有箇住處也弟住丹霞只似不曾住者樂說在此與共晨夕甚樂吾兄冒來不少虛堂倚杖大家團圓舉古論今此乃末法希遘之事弟不遣一化主出門但與大衆喫乾澹飯耳此何等時有一片淨潔山場喫乾澹飯苟全性命恰得二



三兄弟啜茗快談亦恐此福不易消受豈可復求多於造物耶鐵旛來專附此語幸高明從長熟計勿謂駑馬棧豆之見敢測度不思議境界也切切頃常住欲刻徧行堂集以語錄併入之所刻未勒卷數承索觀輒奉寄望摘其不到處以示庶見吾兄相愛之深也

與訶衍摩大師

兩遇廬岳人具悉法體勝常殊慰積想干戈已息單丁住山道糧不甚棘手孤往之風直追先哲不能不爲吾兄服膺也弟衰病之餘料理丹霞任勞任怨勢

不能支得樂說晨夕相對稍有生人之樂出世拈香聊以結老人付授公案自顧初心每每失笑夢幻之影且復聽之耳

與廬山諸位大師

匡山歸老未有結茅之資兼欲少致內外典章緣皆艱阻一病淹纏遂致不起便不欲以後事累吾師友今已乾淨斬截與伊結果矣樂說弟血書法華經奉供棲賢道場安之舍利塔前使其亡親得增福慧也姑弑綿袍一領遺供訶兄黃楊木如意一木所雕亦未易得并自用一爐供角弟紫檀印廂用之最久連



圖書并藏墨乃積之二十餘年以供塵第不能多作
字故止於此惟爲法爲諸衆生珍重

與丹霞樂說辯和尚

夏至已過荔枝正熟吾弟豈能痛割也然美酒飲教
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亦不消喫得闌殘矣空山
斫額以日爲歲幸念之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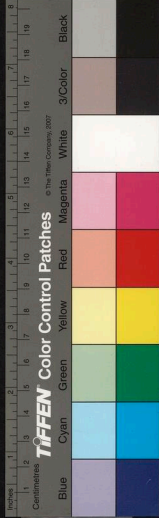
又

邂逅徽州程達菴乃老人白衣弟子出所造靈隱寺
一塔隨喜此公發願以十五塔送十五省直廣求舍
利某意極喜之許以所藏分給特遣智光清德來請

達菴云臘月老人付法二子殊可喜慰某雖叨賞識
大似開花不結果吾弟不可不努力爲人也口號奉
寄又報新生兩法王誰家兄弟沒耶孃長江後浪催
前浪只恐遲拈出世香

又

叢林之事提起便做乃無遺害猶憶向出廬山令乘
銷輩稟命於吾弟謙讓不遑遂致事權旁落然今釋
卽歸不妨有說今今釋決無再入方丈之理則此道
場之成壞與大衆之升降皆吾弟之責若漢地不收
秦地不管則驕縱日生壞法亂紀之罪日起然後從



新整頓傷鋒犯手之處日多此今釋所爲灑淚刻心
爲吾弟老實申明者也時出云吾弟欲俟老人來請
其重住丹霞今釋尚不重住丹霞況天然老漢耶又
云老人書來不曾言及此事此事本不用老人言及
若用老人言及則今釋之住丹霞與出丹霞皆須稟
命此非從上坐道場體式亦以此坐道場者作地方
除官可乎

又

手札到喜極欲舞吾弟於嗣老人之孝愛愚兄之悌
愍大衆之慈一舉皆備矣今釋宜躬詣法座率衆拈

香以與諸護法有成言初三日親登檢骨之舟爲拔
濟加持息壤在彼難遽歸也特遣業勤打供代今釋
行禮此間事畢還山更設一席與吾弟對啖不及其
他何如薄儀致賀非敢落世諦中所謂恭敬之實非
此莫表耳祖衣白拂寄爲登座之用古人有以上賜
法衣遺弟者愚兄薄福難邀上賜但以內外護所供
得吾弟身上常披手中常舉皆足爲檀越增長福田
幸納其誠不盡

又

得手示澤西堂入山甚爲喜慰吾弟於此有善巧成



就之功亦正得道義天倫之樂也世風薄惡卽吾法
中父子兄弟常如寇讐則友愛之情足以挽澆漓而
還之淳古大抵使衲僧風規端素和雅必自丹霞始
耳

又

一峯空歸亦事理之常且語之不消著忙但揀得身
心幫箇住山翁十年五年道風自然遠播不愁四事
不具足也卽門庭冷落正爾無礙今釋一身做化主
時卻似熱鬧做堂頭時未嘗不冷落也

又

豁大來得手書極慰老懷竹君自是快人可愛可敬
也直指每卷後列銜但今釋已作前序吾弟當作一
後序爲緣起具述竹君高雅爽拔之風更有情致刻
成裝訂與豁大賚送也斗母殿上梁文或可抽思一
助其興竹君於此定要莊嚴非鎖屑會計者客堂前
定基填卻三角池甚是但面前地太窄須連磨房地
併砌成得二三文寬深便多費些石工使寶殿莊嚴
明堂爽豁乃叶其本願耳青雲菴告示乃兩處成就
之著可速遣人諭之勿遲豁大念頭甚好此子肩從
大處起見非專從自己生滅者庶幾菩薩種草已極



歎賞之李太尊頌在南雄接米何乃往韶州錯路耶
來示徑作一人情極是研老又有書到今以數行候
之併備一禮見意而已圓淨去卻卽已不必更選人
來多一番周旋大抵今釋人緣亦只如此不盡干此
輩事也烏米不必更製聞印書已得百四十部便將
百部於月初發來得伴卽行遲速如意若有伴而更
俟書便失算矣頃因棲賢之信亦欲早往廬山過去
可痛現在可慮亦如吾弟意也

又

八月廿三日至嘉興九月廿三日往平湖孝山窮極

無由踐約坐七十日同人相助得五十金湊上路費
所餘以一百零七兩請得正藏矣續藏尚須四十金
送回盤費亦須四十金正在料理不徹也吾弟近履
定知清勝大眾安和道糧不致掣肘否念念老兄以
一念之悞投入金家生下子女朱孔暉夫妻只將三
箇女兒賣了八家結下訟事雄者逃走雌者乃至劫
掠寓中行李而去又以一念之悞讀書登科第欠一
至親債千餘金其孫竊極持七百餘金欠約相還念
其苦則不忍欲救之則不能於此有生生世世不作
俗人不作讀書人之願亦攻玉之他山石也去年歲



歎常鎮一路榆皮俱盡頃再走數處料理得藏事成
就送回丹霞恐在今秋之杪矣角子去冬結制並無
錢糧大是狼狽一麟際朗來廣城化緣便附此信纒
舉俗緣供吾弟一笑其中尚有零星淘氣處然心眼
正自儻然耳下江叢林風氣不堪著眼楞嚴有請住
之舉已力辭之并以相聞

又

藏船發後十許日即過吳門度夏於半塘壽聖寺惟
乞米耳此外不開因緣之口不投一刺於貴人之門
也五月末感冒愈後兩腳發腫至今未消自是衰年

本等有欲爲覓靜室者語之云第一要境界好第二
要不費一文錢第三要主人不著相此題出後便難
完篇即有交卷者亦被塗抹矣來札云早發南還之
棹道人行處何事纏綿耶只吾弟行乞羊城今釋以
爲不必蓋古人坐方丈惟以提持道法鍛鍊衲僧爲
事有謂今年田稻無收我都不憂只一千衆中舉箇
狗子無佛性話無人會得是爲可憂此真法王標榜
也丹霞向來門風做壞務以豐足爲安不知此間真
正叢林稀粥盞飯一日出三五次坡坐六炷八炷香
客來最盛六椀菜待客僧尤簡畧亦未聞有驕縱不



年十年門風成就追配古人足以挽末俗之奔競救
今釋之愆尤其感激何可言盡耶且丹霞積習未變
堂頭下山久必乘機竊柄以恢復舊日汚染到得吾
弟歸山整頓又傷鋒犯手不少矣化緣一路易壞學
人心術卽如今釋十餘年穿州撞府隨從諸人竝無
半箇長進者今釋不怨不尤自艾自悔蓋實實見其
悞人然當年發意本爲老人身爲弟子身爲當家猶
可稍解吾弟已居方丈職當教人不可更蹈今釋覆
轍也且丹霞僧風卽善知識終年累月化緣供衆渠
亦落得坐享了逞人我爭是非以爲例所當然必不

守規矩者惟丹霞僧不冝出坡不冝坐香不冝睡長
連單不冝奉行堂頭約束其最可恨者只要善知識
出門化緣自己安坐喫用且乘正經人不在便以私
滅公驅除異己爲做房頭散十方張本此皆今釋起
手引壞後來稍欲掃除爭柰老病掙紮不來所以負
疚法門退謝師席惟吾弟力追先德之風長作箇住
山翁到飯盃不繼時何妨散衆若有不肖敗類說澹
歸當日在山上親自化緣如何若何立刻趣下山不
守規矩立刻趣下山總教人議論者箇新長老不如
老長老澹歸長老有因緣吾弟只站定脚跟不動五



生慚愧心說我輩不合勞苦堂頭我輩也合供養三寶我輩不能行乞也合修行則吾弟雖極苦行供眾亦只供得些壞法亂羣之僧亦只壞了法門亦只孤負佛祖願留意將鄙言通前徹後一詳思之如今更有一種明欺吾弟與宰官寡交便說某甲發心去某處某處托鉢卻須幾封薦書入手料吾弟無以應之落得說了大話又對眾揶揄云若是澹歸和尚在這裏定有薦書定能成就得我行願此等皆姦人祇欲逼得堂頭親自出門自己好在山中結黨做巢穴吾弟待渠開口便與一推山僧擦得一生門庭冷落汝

等愛熱鬧便向熱鬧處去爭奈我何直饒此輩都走散了有得幾箇真實幫住山翁底從新做起尤見吾弟妙絕此乃法門中流砥柱一粒還丹還元氣於無何有之鄉者也高識以爲何如

又

制臺書到山只合令職事僧具一稟摺云澹歸和尚於戊午年六月出嶺請藏至今未回誠恐遲悞理合報明則一了百當矣今相尋於數千里之外往返動踰半載豈不勞而無功今釋自去年得病愈久愈深坐而待盡不作則孤一峯遠來之意作則不減生龜



脫殼之苦也斗母殿碑頌候將軍鑄像到時一併詳
記當請其主裁不必亟亟今釋本非安靜之人拈弄
筆墨亦性之所喜然病入膏肓形神俱脫一步難行
萬念俱冷漸登前來已是一場狼藉所以再四丁寧
勿復相通吾弟乃視如通套之談耳有生必死有聚
必散人之定分縱不能太上忘情至於老者安之料
吾弟同此懸念也承惠黃麻布海膽盃俱附壁隨身
衣單早作估唱觀矣更留此長物何爲況業勤來已
領貢葛香根不應重疊費事也涂英伯六金陳長卿
二金前已有書留供方丈今併智筴齋儀付一峯齋

繳吾弟憐愍亡僧只消令庫司備數品蔬食如常持
誦足矣此等禮數恰似澹歸與智筴是箇的的親親
底殊不相應也章侯畫黃皮蠨既怕是非卽留於此
間聞祖墳被人葬壞傷損人丁吾弟稍爲動懷果然
乎當日琉璃王殺釋種三十萬人世尊惟有入空三
昧耳吾輩於俗諦力可爲則爲之不可爲則以此生
善根功德升濟神明而已欲言無窮力盡且止

又

竟不能復與吾弟相見豈非分定耶金剛讚一幅乃
班學士番書奉上方便鐵鉢一口相從三十年矣持



以遺供石鑑兄集已爲編次值病未能再閱今令善
孝賚歸幸吾弟法眼更一確訂也徧行堂續集藁并
往料無付梓者庶幾藏之名山耳明史貫通史學殊
有可觀望愛護之勿致埋沒借常住涅槃等俱遣送
還欲言甚多力竭而止惟爲法門爲衆生自愛

與棲賢角子龍和尚

漸登去曾有復言想已達矣十一持手札到具悉老
人納福諸兄弟各安好甚慰某行住儘可隨緣只無
如此一雙空手卽所云吳門靜室大須拈据亦只是
一派空言耳十一來卻又硬差排作丹霞化主天下

無不散底筵席不可離了丹霞常將一條繩子吊住
也仔細思量澹歸是銅板判定一名化主除卻化主
更無絲毫用處向來頗亦甘心然老了病了亦須討
箇長假如今米貴如珠開口向人人皆不顧撞著不
知痛癢之流如此擺布直是亵奈亵奈某自出嶺後
竝不見一宰官卽有舊交送督撫幾封先容竟不投
進請經嘉禾有以先容劄子屬郡縣者俱原封納還
亦是僧家理合如是目前許多貴人豈知冷灰裏有
箇澹歸若他人不爲緩頰自己不冒趨風敢保沒有
站腳處吾僧家眼孔淺便伸長頸子說澹歸自有許



多當道相與只一開口便可掘開寶藏豈不可笑笑
得久了不覺口酸更借其歸供老弟一捧腹也老人
座前爲某代一語不敢獻書

與澤萌遇大師

一生閱歷世界遷流不少此回亦是司空見慣只老
頭兒沒氣力不能作壁上觀時復於枕邊聽耳竊到
沒擺布處欲遣候雷峯都不可得副寺到接手教具
感垂注之勤痔疾已愈然老病發歇正自無定任其
去來而已天台無人遣僧看守并僱一工人伴之丹
霞左右巖洞有當尊意不妨直示亂時總爲俗漢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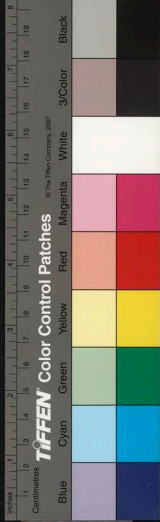
卻亦復生起是非若道路疏通便可商量也僧還暫
復一箋博笑諸不多及

又

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卻向夾山龕裏裏淹煞
古既有之今何不然小詩見意并拙集請正非敢云
成禮只丹霞早把天台路頭一徑掘斷倘於老人鄭
重付授之旨深有當乎晤對非遠此不多及

又

三人同行忽分兩地情懷無已彼此相同聞移居毘
盧閣極佳彼中涼風乃其故有今釋此處卻有千尺



寒冰窖九格熟蒸籠并日竝到不少寬假豈能與吾弟披襟共話消此長夏乎

又

不見不聞絕妙古方不特卻病延年亦足坐登聖果
叢來亦曾合了卻被同行分喫去輪不到愚兄一粒
今當藏之荷包私自服食耳示及閣藏曬經法足爲
後來標榜此可徑與方丈議而行之何乃詢可否於
已去之人耶惟僱長工一說可以不行十方叢林供
養十方豈有本家得法大師而有喫閒飯之說今釋
向來曾有此等舉動蓋因自己料理不欲自己受用

亦爲耆舊逞微勞而視常住爲已有者下此一鍼此
後若有說澹歸在此如何若何卽鳴鼓而攻之其說
申明已久矣

又

藏願旣完卽放出舊日迂板面孔不似做化主之圓
融以此到處落落難合卻以此自喜也承示料理後
山二百餘松樹五百年箕踞其下白眼看人不妨添
作寶掌千年爲吾弟自受用三昧也出嶺之計亦且
收起滿鍋小米粥夾些大米早是挨擠得不見徒辛
苦耳今釋順風遊戲住卽不行行卽不住望七之人



時時作死想而不作死在何處之想再回嶺南不再
回嶺南亦無處更著此一想矣

與塵異但大師

牧馬童子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引得黃帝
稽首問道若遇新安牧童更頌喫痛棒始得老夫耄
矣孤負老人付囑喜見英俊爲吾門昌大不禁起舞
也小詩請正并寄拙集一部非敢克賀或可與春禽
秋蚓共一賞音耳廬山定在侍行相見於相江凌水
間知不遠矣

又

好師友遊佳山水自是人間至樂然非大福德亦豈
能受享老兄卻向民窮財盡處看感額攢眉之態百
徑千蹊自既登門惹厭人復登門唾罵提婆達多陷
大地獄自謂不減三禪天樂老兄自視亦豈減三疊
泉之遊耶然爲山水之遊者易爲風塵之遊者難吾
弟謹識此語莫道癩狗不羨生天也遊記筆力開濟
足以發揮靈秀但未講於體裁耳忙中趁筆看去未
知有當與否特因下問不敢虛雅意想能亮之不多
及

又



辭楞嚴之請蓋以老病偷安詳思之未爲至當蓋般若流通之地近來內僧外護視爲奇貨已大壞不可救矣某減得十年結幾箇信心護法撞身捨命不避勞怨徹底清楚挽回一番方是正理今之力辭雖不同於流俗然負愧於菩薩家風矣吾弟莫便道此是救時正著也飽食或至於殺人而終不廢五穀庸醫或至於抵罪而終不廢七方若使受請如法住院如法規繩如法舉揚如法豈非末流一大砥柱耶吾弟年志方盛老其材以待用可耳老人所云與汝志合者且莫草草東出扶桑之日與西逼崦嵫者相似可

不洗然警發乎文字忌冗今此剛改已大合格矣朱徵君傳豪邁復明淨可喜也藏船行後某過吳門度夏遂病於此兩腳浮腫乃脾氣極虛耳結茅一事絕口不復向人蓋吾輩所宜乞求者惟叢席十方三寶之緣若一身住靜不宜煩聒倘遇知己無害商量今了無所遇但化米使不至饑餓而已一草亭承許逸老買山相待寧非勝事白地上建立亦大累人某復空拳不耐經營土木則歸隱匡廬尚當聽之後緣也三吳久早卽擬逃荒未有路費或可沿途抄化耳或疑澹歸一變遂至僻錯某以爲圓融則索性圓融僻



錯亦索性僻錯直到水窮山盡便休耳

又

去夏得病日久日深頃承當湖諸公相留每月認供米二石銀二兩且可不憂餓死乞兒見小利欣然聽之入秋再作計較也老人座下候問闐疎蓋自行既難遣使亦不易窮境界病境界時時煎逼有人憐我老因風塵有人怕我終無著落只堪付之一笑若遇事便厭乃是老年本色某近來尤甚至喚一峯作無常殺鬼也辛苦一生極思休息仁義道中往來候問皆不耐煩閻羅王拏蔡清錯拏了債精喝令放回陽

間債精曰此處卻好躲債愚意亦如此矣

荅一超道友

再發來貴友書卽付侍僧一併收貯不致浮沈也長塗客况屢承注念具感愛厚肝火久不發頃以長行料理驅策不前未免更發然肝火自發心地自涼此間無木火相生土水相尅之說也別緒甚多到明年春末夏初料可少慰山靜太古日長小年吾兄自用三昧當相領畧率草奉復不盡欲語

又

手誨至殊慰遠懷然諄諄商酌猶是戴君定未到之



局今君定已到已畫蛇故不須添足也承惠藏墨線
縱極感雅意然弟非久於人世者幾件舊衣卽散衆
一具臭骨頭付之烈火受此長物固無所用之謹付
來僧壁謝非敢自外藥弟所寄亦發還也欲言頗多
不能多動筆諒之諒之

又

聚散短程去來恆理吾輩有死而不忘者亦貴自保
而已舊磁器五事寄爲幽居餽飭之具嘉定竹臂閣
一枚舉似淵明不妨見把菊東籬風致耳惟願養天
和致信上乘餘無可言者

與雷峯兩序

空山多病久疎晤語相念可知聞老人屢欲來山爲
諸公懇留而止此雖愛敬至情不能自己然雷峯時
有震驚大衆分番守夜則職事旣多辛苦老人又少
安恬而丹霞天險寇無仰攻之勢通宵高枕人無擊
柝之勞理亂不聞安危懸絕吾輩有一珍重之物尚
思置之穩密之地豈有以弟子事師而置之不穩不
密之地者乎雖龍天呵護然於人謀未可謂盡善也
今後老人欲來諸公便可護送若太平有象荔熟蕉
香扁舟奉迎某不妨隨侍總是老人道場任意遨遊



則吾兩山不必更分界限耳言出衷素採納爲幸

與旋菴都寺

別後匆匆都未通候爲歉日來想益清健丹霞只如常但赤窮耳古人云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然窮可以堅老不可以壯兄是老而能壯者可有單方見乎記汝歸雷峯甚好因其行附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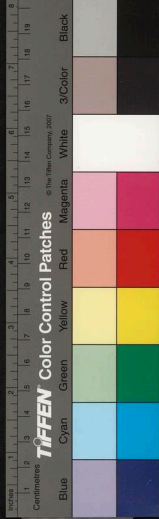
又

兄來時山中雖窮局面尚可支撐今則郎當不堪矣一生頗捱得窮苦只有這箇門戶有這些大眾直是逼拶殺人也聞道體近復多病然經營常住正自費

心我輩不肖暇逸乃是自家招得者只澹歸多了一箇堂頭名色處非其據使生出無數嫌恨來如今思量退院仍舊做當家克化主修供養法庶幾相應終當以兄爲我師表也老人分付雷峯油分半與丹霞此衆何修何以堪受令職事人春米三十石寄去稍免慚愧尚圖報荅更看機緣耳知卽死於公事此福德儘勾來生受用但眼前少此強幹之人爲常住惜厚惠敬領無以相酬尤愧

與應物監寺

惟進殿主來具述雅意卽爲落藁納去盛儀藉贖蓋



請文備禮所以見恭敬之實雖爲古今通義而作文者之辭受則有分矣今釋於仞千大師兄弟之義死生之情銘塔故其分內則有不應受者在雖絲毫不可受也若因其不可受而遂不備禮則請者之恭敬亦無其實此老人之諭與今釋之辭竝行而不相悖也老病廢學恐不足以發大師之光明當呈老人改削乃書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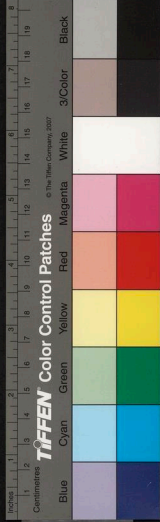
與願海

寄惠篆章佳甚自題數語早已說盡不消澹歸添足此後遇筆墨稱意時乃用此印餘不輕用也卻有一

說澹歸老矣不知更受用得此印幾時願海公何不早與我此時遲了也須痛與一頓願海非無好情只是筆力到此時纔進進得遲了也須痛與一頓

與解虎都寺

都寺但總大綱稍覺閉適吾輩老矣不能大歇亦須有箇小歇分兄且留意藥餌周旋這箇殼漏子臨池弄石以娛晚景細楷多書亦宜謝絕也還山未免爲方丈二字多些躊躇乃是自蠢所招想得脫卻此地有人肩供給我檢藏庶慰餘生至願若無此便宜事則叢林中肩請我做箇訓蒙先生博些子書儀辦藥



喫盃現成飯過時皆所樂也兄謂我此祈嚮可得遂
否銀調羹一枚寄賀充飲食之用聊以見意諸不多
及

又

比來起居想當康勝六十外人只覺病一次衰一次
昨小小感冒亦復不堪聞公尚能爲舊債奔馳真所
謂身弱而心強矣石吼云大林已問得碑石向令弟
取價不可得而止阿闍世王爲太子所禁僅於半果
而得自在若要明王道闢異端省寺院僧尼無益之
費則第七公亦不妨得一頂大頭巾戴可賀也時事

紛紛深山中亦復震隣江岸鷓鴣只向蹠腳法師奚
落亦自不聞不見與之爲無窮耳

與開雲監寺

知受監寺之任極爲叢林稱慶爲善知識座下當家
第一調和大衆於人我是非未起之時潛消嘿化此
必細心兼有大量公一向見機圓活有些善巧方便
足以勝此職也領起各職奉行堂頭教令勸發僧俗
供養十方三寶稍有外患便以一身擔荷上不驚方
丈下不累同住具此四者當家之道業成矣此皆非
公所難澹歸所以喜而不寐也程蘭爲公做伴衫子



亦願公如此千絲萬縷衣被叢林也

又

監寺以來賢聲滿耳此皆公菩薩行願所發現爲增上福德之因極慰老懷矣得手書并領雅惠知惓惓不忘山中病叟且感且愧近來已到囊底頑空境界澹歸本來面目見矣卽令侍者以其半買燈油時一照看只見釋迦慳不見迦葉富更須倩雲門一棒打殺也人便寄謝不一

又

辦祭物發回蓋大師與公等深念丹霞之窮然在丹

霞亦須稍知慚愧始得乞紙復承留念尤感新監寺出門借此殺渠水氣耳世態荒涼人情澹薄誠如來論澹歸不下山所見畧同然近來逃兵山寇聚而不散皆欲爲飯盜計若四出劫掠則我輩飯盜無不破矣世有忍饑修道之人必無忍饑不作賊之人恐有土之君侯王之佐亦未易知遣禿頭沙門更不消提起也

與非世

老僧本不欲住丹霞其放下面皮收回苦誓蓋爲法門大計今山中局面稍稍清楚更得新堂頭擔荷老



僧死可瞑目矣藏經之請既是願力所存又闕係因果不小前路無多風火相逼豈敢偷安而不行乎扁舟尚泊韶陽大師曾寄語遲一相會未忍忽然禪勸我且住靜丹霞具悉愛厚要以自家分內事不能不自家向前若天假餘年則請藏事完正復有烟霞之癖耳

與祖印

連日事冗未暇荅柬爲歎竹篋子偈尚未到家幸加精進待將火裏螻螟一指躡殺方有共語分也別紙歷叙所見境界亦且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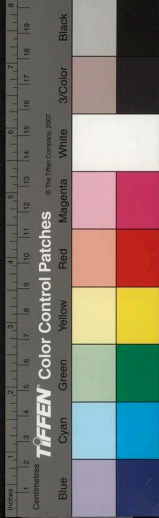
與栢巖上人

賤恙未愈暫起讀令先公行狀自是一篇好文字其中於愚意有未安者恃愛不敢直言幸察其誠按狀云飯身覺皇希心超拔乙未諱日虔請費隱尊者爲授冥戒則府君於常寂光中第一清淨位同大覺前來行履應與夢幻同觀固不足爲府君重輕矣是則一入佛乘卽世間期望真無有可著心眼者理已較然不能易也後來卻云不肖所最痛心者府君於不肖期望最深而不肖不能仰副先志雖糜此軀不足以贖大不孝之罪及述令先公所期望者一曰學



精而於文義亦互相矛盾歟且所謂逃者蓋不得已而爲之詞也鼎革以來寄跡於員頂方袍實繁有徒然謂之高尚其事以節義文章坊表名教則可矣世之闡提以此名奉善知識則善知識恥之卽真正衲僧亦必恥之以其等於謫三寶也而兄亦自稱曰逃之枯禪錮於空門皆弗敢違府君乙酉七月朔日永訣之命則尊指所重惟以抗節爲孝耳以禪爲逃以空門爲錮是以出家比於賣卜賃春之流皆不得已而爲之終不能釋然於世間期望則必罷道還儒紆青紫立功名而後可以仰副先志免於大不孝之罪

顏子之學志伊尹之志又曰立志經文緯武存心義轂仁車如此修身砥行方堪治國齊家此乃世間儒者期望耳夫出家爲無爲法最尊最貴至於密契本心直登祖位三世諸佛讚歎功德有不能盡今兄已云嗣法平陽稱善知識而猶云府君之所以望不肖者如此而不肖碌碌半生行將腐同草木何以見府君地下則似於世間功名視之甚重而於祖師心印視之甚輕得無正信未具而有慢法之愆歟且令先公一受冥戒卽可使前來行履夢幻同觀而身佩法印者乃復有世間期望百倍負親之痛得無擇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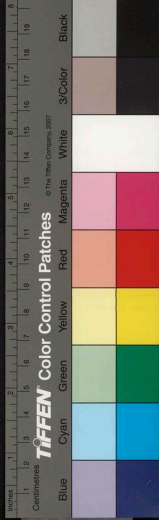


卽兄出家之心未真出世之位亦未定得無使窺觀者生假名比丘之疑而正眼者亦有妄稱尊號之誚歟今僧風日下其所爲至有鄉黨自好之士所不爲者世之人見謂佛法本無長處徒有虛夸此吾輩所宜爲法門憂也讀兄此作則佛法實無長處矣栢巖長老名家美材有托而逃其心歎然時抱不孝之恨卽其所云第一清淨位同大覺皆成妄語祇是虛夸何者冥戒如果有靈則悟道豈當有恨若悟道尚不如世間期望則冥戒豈便爲出世津梁此理甚明決難兩立恐兄有負於法門而且無補於世諦願取愚

意詳審思之其衰病無似承兄虛懷不敢含糊兩可作秦人越人之視故直抒胸臆仰佐高深勿罪狂瞽幸甚幸甚

與大集院主

海幢和尚到下院應一聞想以老僧往省城故不遣信耳然老僧不在山樂大師在山今不相聞便致樂大師失兄弟之禮卽令樂大師不在山亦應相聞於山中職事若總不相聞亦致職事人失一家師弟子之禮也兩處下院一樣疎忽皆是不關切之過特爲說明以後凡事與山中有干涉者可以類推應爲得



體也

又

大集克下院主三年十方頗傳道念凡接待往來乃佛明制福德良田宜益發殷勤歡喜之心不可卸擔聞有辭職之說老僧必不相許今因知卽上座之便預爲申明當體此意仁化下院主過三允其辭職仍不同住韶州下院主青來不待辭職遣人往代此丹霞爲法門存紀綱其去留皆不敢苟也

與時出

一切發無明是罪過惟禪回山一路發無明乃至大

展九拜懇請主法爲多功德也乃知無明有好處只人不會用無明帶累無明不好了老僧於深源一峯有何意旨但看新和尚意旨耳禪自說疎懶便是薄福不干無才事何不更發無明一路耶

與大樹

來書已悉然在韶州時已畧見其意矣禪以六旬之人出家非少年不更事者其在下院相應與否亦可自決旣不必過於簡點以滋煩惱亦不必過於周旋以妨道業惟斷之以理耳山中枯澹老僧亦嚴冷若能不怕非吾所拒也



來書已悉新舊院主交盤自聽當人本念既有收支
數目不妨成禮而退也十方接待祇是一箇歡喜心
廣大局便是無上福田其往來之人賢愚不等或住
或去聽其自然可留則留不可留則已時有不堪著
眼者正以一副大肚皮包之耳青來到山令別克職
事亦自有以安頓成就之也

又

下院主接待十方用度不易老僧每不忍分其心力
禪此番入山多費意殊不安然衲僧福德長短所關

亦不作分外觀耳每得禪書帖無一次不及大師軌
語兩序大樹識禮蓋今僧風逢惡則怨逢善則欺往
往怨老僧之惡而欺大師之善惟禪此等心行足爲
叢林標榜耳潮州行期若定當一相聞

又

手札已悉知禪獨力支持甚苦然到底不能覓人相
助此箇道理與禪闡明已多徧矣自家有一半奈何
不得別人亦有一半奈何不得便向奈何不得裏硬
著頭皮頂去做得一日是自己一日福德之田世間
人在酒色場中爭鬪場中喪身失命者何限但據此



一身命在十方三寶分上迴向竝不曾錯了也

與慧石院主

昨仁化縣尊送到本府行下二牌其一有房頭管事僧納牒四兩叢林掛單一兩之例其第二牌則奉撫院批有行令各屬繳回詳停止叢林掛單僧納餉一項原行不得藉此滋事之諭蓋以叢林有接待十方之義故特加優恤也本山四下院一為曲江會龍菴一為仁化準提閣一為保昌龍護園一為始興新菴皆係老僧分差院主接待十方正合上臺停止納牒護持至意恐禪住遠不知來由為人欺騙特此通知

庶可安心無慮但宜益加勉勵使道風遠播以報佛祖之恩卽以報當道諸臺弘護法門之恩也

荅自破監院

無穀可糶無緣可化叢林澹薄不足為恥惟逼得堂頭下山行乞為可恥耳蓋丹霞之僧以澹歸下山行乞為成例纔見錢糧不敷便見得新和尚沒有因緣老僧退院時預為說破倘有如此議論立刻打趨下山此種肺腸是地獄滓卽如石吼輩鎮日望老僧還丹霞別無他意祇是要老僧做化主耳老僧坐了方丈不做化主整頓起規矩來便尋是非討散火公書



中所謂杖錫早還丹嶠得以侍奉左右者亦不過此種肺腸若真有尊重道法之心則堂頭必不下山行乞卽自欲下山行乞亦當再四懇留自己發憤向前若自己無能大衆無助捱著窮苦耐著住山合著些有志氣衲子惟道是務如今引澹歸之例憑新和尚下山便想引一拍勤修之例爭權植黨縱容些下流僧破戒毀律敗壞法門落得堂頭化些錢糧來喫了用了造地獄業若堂頭回來沒甚錢糧便一絡索道阿字和尚如何若何當日澹歸和尚如何若何一唱羣和只說因緣不重道法作此舉動黑面老漢決不

輕恕莫似世間婆娘寄些相思說話與孤老道我等不忘澹歸和尚也只似不忘孤老向他討錢公且斬新做箇好人莫學石吼等心行著實信心以不負衲僧無忝宗門爲主新和尚主張法席不得望其措處錢糧須知老僧所爲是在老和尚座下做當家做弟子事萬勿顛倒欺心將善知識做箇化主看待自悞悞人千生萬劫打入惡道公怪老僧但憑見怪



徧行堂續集尺牘之二

光孝道一惟

丹霞今釋澹歸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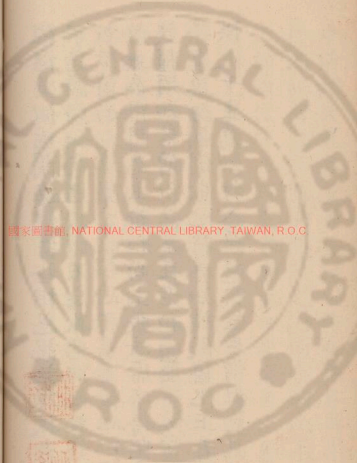
侍者古止
傳湧

編

尺牘

上尚將軍

間氣鍾靈英才蓋世建大有為之業是不數見之人
一匡扶義領袖以挈羣賢駟伐申威鼓鐘而張八極
盛事難逢忽觀風雲之作餘年易送重披日月之華
未遂瞻依徒深跼蹐乃者驚聞先王遽捐賓客雖乘
彼白雲自返圓生樹下而睽茲黔首共沈獨漉泥中



千歲優鉢之華搏九萬里天池之翼宋璟之節度南
海香徹梅村張奐之鎮撫西羗風清馬廐雖今釋支
離老病永懷未見之勞而嶺表凋敝軍民早慰來蘇
之望敝同社朱廉哉不限方隅每論人物謂明公且
自置於內外護法之先卽野叟宜通問於左右執事
之側瞻仰甚矣遲回久之復念靈山付囑託重旣在
王臣加以道樹交羅分榮亦兼桑梓法無高下寧有
乘車戴笠之疑理絕炎涼豈落下詔上驕之陋是用
聞名於鈴閣敢希蒼響於松關里言山刻畧觀就正
之勤溪月嶺雲莫寫寄懷之遠

況今釋空門三世結宇長城倦翮半枝移陰廣厦者
也所恨臥病荒丘不獲泛舟珠水虔修薄供潔上辦
香禮無責貧力無求老幸曲赦於世諦之邊去不至
方毀不滅性更曠觀於大道之表且也戎務殷繁重
以民生顛顛或傳餐而歆枕亦操扇而投醪強食節
哀俯酬下土之望撥亂反正仰蒼上天之庥莫罄愚
誠伏惟睿鑒謹遣弟子古義專費手啓奉慰今釋無
任悚仄

與馮大中丞

恭惟大護法大中丞從人天而下立文武之間發三



荅新安衆護法

伏以登山得主不煩蠟屐經營擇法逢人豈免鐵鞭
辛苦揚眉便見似有夙因覩面相呈更無餘事恭惟
大護法居士人倫陶冶佛種津梁五百年名世上元
之會三交九萬里搏風忉利之門四闢卽世相卽實
相兼覆有無非背人非向人全超取舍干霄紫氣拔
地黃山思所從來始信水源木末尋其向去尚聞玉
磬金鐘今釋滌器雷峯誅茅錦水癖生瘡冷寸綆縛
蠶病狎竒窮斗灰縮蚓想三十六峯之秀色庶幾遇
之如一百廿歲而勤行嗚呼老矣忽承招手不覺癩

心休言住院且供看流水行雲切忌談玄恐鈍置夜
猿曉鶴把尾據頭虎項下始終盡善居今稽古驚頭
邊彼此難忘草草荒墟未訓密意遲遲春日載觀仁
風今釋臨啟可勝馳仰之至

與傅竹君撫軍

豁大歸具感護持成就之雅已留數行於敝法第囑
其專使陳謝矣好友鄒致菴乃祖秀庭協鎮幕中上
客秀庭爲將慈和廉正弟與交十七年不見其生一
事害一人取一非義之財今貧甚至不能具一馬致
菴亦因之貧甚其妻拏僅未餓死至不能具一衣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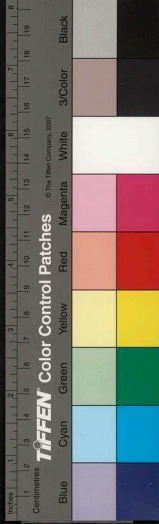
附貴標之舟奉謁倘有可提攜處幸吾兄不惜多方成就蓋好人可念亦吾輩平日所存心也發足度嶺附此不多及

又

出嶺一年相去數千里不見邸報亦不得粵東西一信未識起居何如恢剿大績已有成局否念之念之頃發藏經還丹霞記得吾兄攬揆之辰作一篇文字畧申頌禱事在世諦中而義不在世諦中蓋世諦中人非但不能亦不知也掄揚威美極有漏落處然使掇拾無遺又落世諦豈吾輩所取耶

寄徐浩存方伯

月朔曾有數行以保昌別立僧戶上懇想惻隱之心不惜護持也會董令親益悉道履勝常但仰屋之苦無由脫然爲之歎息兵多地狹民窮財盡當復如何韶城數十里殆無片瓦第檢白骨坐臥小舟一月餘大兵往梧州亦被奪踉蹌入下院頽垣敗壁值風雨寒甚如凍餓於破瓦窰中庶幾與斯民分痛耳然較之仰屋微有緊慢蓋弟之苦無人煎逼吾護法之苦則有許多煎逼也春杪出嶺請藏後會未有定期相去益遠可勝菀結惟爲國爲蒼生珍重自愛



與陸筠修方伯
連日讀大刻不禁頹首快心今釋每謂作文只說得
自家意思明白痛快便休如今人只管商量左國如
何若何史漢如何若何唐宋八大家如何若何將古
人衣冠作自己面目亦太不俊氣矣文之妙者只似
說話此筆端有舌之註腳也但沒有幾箇得到此田
地讀先生之文如人欲到此田地忽然見了自別有
一段歡喜踴躍耳乘興寫得一篇請教非敢謂可以
作叙亦只要說得自家意思明白痛快而已不妨一
笑置之也

與王仲錫臬司

別來許久候問殊疎老病支離想蒙垂諒頃至海幢
聞堅推憲長之請可謂特立獨行非時賢所能企及
矣弟於吾兄剿賊之事極所心折每以當今節鉞之
選屈第一指破格用才不可望之此際而惟利是視
日甚一日有品有識者故未肯隨波逐流於此又爲
心折耳偶成長律大似習氣未化然世道之憂亦不
獨有位君子之憂也

又

世局雖更人情猶故丹霞乃至不能修候臺端蓋病



則懶於作書貧亦艱於遣使也頃爲大衆嗷嗷走南
韶兩郡望空啟告而檀越不見能施之我化主不見
受施之人世間不見所施之物直是親證三輪等空
境界便還山矣然有不免過計者此稱維新之時而
有不終日之象蓋兵愈驕將愈懦賦斂愈繁民生愈
困也各縣派米已於一年中納三年之米送過庾嶺
者每石費二兩有奇至於賣妻鬻子各縣派夫已於
一年中用六年之夫送過庾嶺道殣甚多至拘留軍
中不遣喜亂之民挺而走險其無能者或死或徙卽
如丹霞所有薄田佃丁逃亡拋荒強半則徧地情形

大槩可見若章貢不下轉輸之役勢不得休又豈待
其君子化爲猿鶴而小人始化爲蟲沙耶出世間之
饑飽常視世間之安危深山病漢坐而待盡理有固
然不知當路諸公救民水火者何以解此益深益熱
之苦耶吾兄以菩薩心肝具救時才畧久有悲愴之
懷輒因風便聊寄數語然今日挽回之權不在文吏
亦不由臬司卽方伯公仁心爲質仰屋難籌亦僅可
付之無可如何耳放筆太息幸勿爲外人道也

又

僧還得蒼教具審憂時念切天下事未有可言而不



可行者其至於不可行則權籍不存也使吾兄提衡
數千里獨行一意必能爲子遺解倒懸今託空言於
一世并不獲息勞肩於一身此苦豈堪與彼蒼共訴
乎禿頭沙門祇顧一牀一鉢此牀故與世人共安危
此鉢亦與世人共饑飽山中病叟於寂靜中彈指數
息依舊不出一牀一鉢之見耳大集快讀樹林水鳥
聲中忽聞橫空天樂雖無薔薇露濯手然香清茗潔
之餘時一啣之未爲唐突西子也

又

南雄晤白令親謂奉候不遠今乃不下南海而出西

江蓋事理宜然耳粵東非卽安之地每恃吾兄爲江
左夷吾然權籍不存爲復奈何人事十分抵當不得
天意一分天意十分挈帶得人事一分乃人事之一
分十分早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吾輩亦盡
其在我而已知道駕常過海幢共話以超逸絕塵之
姿探沒量大人之道豈復冒讓昔賢一聲霹靂豁開
頂門有此消息不妨垂示使我聞而起舞也客冬寄
惠甚愧重疊并此陳謝

又

聞有愛子之戚至情難割幾於痛不欲生未能奉慰



爲愧父子之恩故是世間深重然實一期之緣短長
多少皆如幻觀耳吾兄盛德坐享三多理所宜然
孔子大聖止一子伯魚先死惟一孫子思更無第二
孫吾佛止一子羅怙羅七歲出家亦遂無孫玄真子
紫芝翁皆無子不可謂皇天酷罰況吾兄尚有公郎
卽以孔子自居未爲報施之爽何必區區銜悲無已
乎吾兄自視此身當有大於愛子者幸勿過傷以招
陰陽之患也頃出嶺請藏并此告行不敢言別蓋未
欲與梅關斷絕策杖晤言應有後期耳

荅陳階六叅藩

至嘉禾請藏事訖卽擬走山陽奉訪話四十年契闊
病於吳門復過雲間盡力討得鉢盂兩度濕以此蹉
跎忽得手教如從天而降喜慰無量大壽自當躬賀
然窮途殊費經營幸且見寬小古文率成一段白話
仍是舊時頑皮故態聞之想爲絕倒耳頃又去雲間
矣腳跟無線長被俗漢挪揄道是老困風塵今將赴
黃山之請聊以遮眼若此緣不就則淮揚一帶皆吾
風塵中之一塵也或徑來作月餘盤桓亦未可知但
以口腹累人更莫預生厭倦拙集俱盡此一部原留
以奉獻者謹附來使馳納雅贖拜登寸芹莫展旅次



如洗并望垂諒

與戴怡濤憲副

前讀大集卽擬題數語於後以賤恙遷延近來空山無事輒復抽毫自酬宿念荒落久矣殆不成章然未敢自匿其醜非謂足以發揚萬一亦見論交好學之懷雖老病尚未衰也聞高涼有變吾兄吉人自不墮此塗炭未審借才復在何地乎監寺還山具述愛厚惓惓益深感佩拙集不應問世諸及門爲災木之舉正是叢林抄化資糧耳遂損廉橐良以增愧風便暫謝

又

荅教至山具審起居如宜展誦之次涼風透腋暫若披對可勝慰仰吾兄於吏事煩劇中寄託蕭遠時露出塵之資所謂自是君身有仙骨也拙詞呈去豈免布鼓雷門全集刷成自當續致特以覓紙稍難尚需時日耳黃參頌惠乃近來希有之物此真意重如山矣今歲三春未成一字承示爲苦思添津正恐孤負不妨向看病福田迴向也茶笋獻新愧不能佳

又

拙集刻成第卽度嶺矣丹霞道場已交付敝師弟樂



說和尚卽囑料理一部寄呈此番出嶺補本師老和尚七十大壽兼了藏經之債捧藏而歸當策杖奉謁作無邊際劇談未知吾兄有此閑工夫否只弟退院老僧了卻此二事除卻閻羅王來請更無一刻不闕也倚舷草草未能盡所欲言惟祝順時珍攝爲嶺海蒼生自愛

又

出嶺匆匆未遑謁別但有依戀入春伏承道履勝常佇聞殊擢以慰遠懷謹因棲賢化人之便端勒奉候并有懇者江右諸郡南康最貧南康諸山匡廬最貧

匡廬諸刹棲賢最貧積此三索之貧而做法弟角子禪師於此領衆結制東坡滑稽日供毘飯糞使沒毛驢盡作溝中之瘠亦仁人君子所深憇也一麟際朗托鉢嶺表尚恐遠水不救近火弟爲發告急之書幸吾兄稍損廉橐以救之貴屬縣中有可勸導者更賜數函先容俾之滿載而歸起死肉骨真大功德主也旅次未盡覩縷近作橫卷聊克一刻之談

與曹秋岳侍郎

昨敬老見顧具述吾兄高誼欲爲弟覓一靜室翁振老云有一處現成甚便擬與吾兄相商別後思之賤



性隨寓可安出家以來惟三寶叢林事乃上緊耳此何等時耶卽吾兄近來拈据艱難之際第豈不知若以一身便安而致護法費累非道人之心幸且置之弟料理藏經乃是正意倘得完成去住亦尚未定自可從容斟酌恐諸公以好我之故急於倡論先此奉聞惟察其真切

與查王望給諫

臨行爲筆墨所累竟不得抽身面別至今猶歉仄也
委作令先堂太安人傳已落藁書橫卷專遣侍僧齋
納衰老廢學無以發揮盛美不足存也名園題額輒

作兼山兩字并一跋請正亦有少許佛法奉贈然皆
吾兄四威儀所自有也何時更續晤言臨牋悵惘不
盡

與戚朗園給諫

衰朽無似過承護念傾耳則風生四座捧腹則香流
七日所謂分外之樂不易消受者也席間雅論不欲
使老年人有奔走之勞此種至情滲入五內纔一舉
起便覺玉山座上大似靈山儼然未散耳頃赴桐谿
石門舊交之約仍還郡城遣侍僧走皞亭所領圓滿
淨檀率勒荒函奉候起居此後三吳山水任意遨遊



興到相尋尚可更圖傾倒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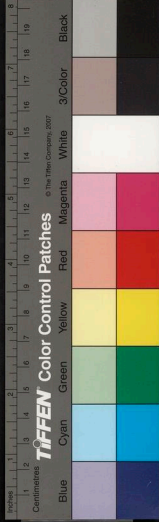
與黃伯和內翰

昨承黃山之招遂有率爾之興蓋以公函鄭重不暇
致詳比聞八水禪師在彼住持八師爲一方知識
徒領衆歷有年所諸護法別請今釋而晏然受之是
驅除八師而攘其院也日來諸方頗有新舊住持爭
一院子鬪諍不休爲世間有識所笑今釋恥之豈宜
身蹈覆轍以違素志謹再拜辭謝惟道兄知我愛我
以德卽爲鼎致貴鄉諸護法立止此舉以安愚分真
護念菩薩矣至今釋衰病日深飲食不進行且溘先

朝露有辜付託盛心卽八師不住亦請另延名宿無
使佳山水勝道場遂致凌替以重今釋之愆言出肝
鬲千萬照鑒不宣

荅李研齋內翰

臥病嶺頭日與寒熱爲伴侶出關請藏不覺濡滯得
山中信知台駕暫駐河頭若未能趨候徒有悵仰承
示旣已了悟則今日之澹公和尚必不迷在昔之道
隱先生殊不知今日之澹歸已迷澹歸豈有在昔之
道隱更見道隱者且共置之不足復道也賤恙未愈
稍俟秋涼縷縷不盡尚容續布



與徐健菴太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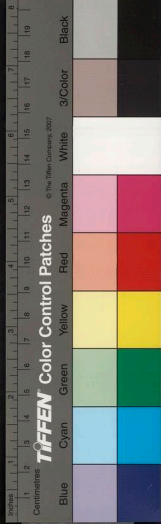
寓跡半塘遂踰五月重荷護持稠疊感不去心衰年
善病腳氣方劇癘鬼復侵精血愈耗鬲噎漸作顧此
頽累知不可久已決意還廬山歸死於叢林師友之
手藏骨骨同不更占檀那寸土矣前承高義爲住靜
勸導今旣理行策不敢過費淨檀併致鹿公收回題
冊惟是種種法愛於龍華會上別有消歸老僧薄德
未能仰報但有沒齒不忘而已本圖晤語病不得前
專此奉聞臨箋馳結

與陳長卿太史

頃來珠江卽入雷峯候本師老和尚數日當還海幢
聞阿字兄與張葵老同行月內便到更一俟之盤桓
數日卽返棹矣奉違許久擬一晤言然不欲更入老
城想吾兄深悉衰年減事之意也賤辰過辱佳章錦
帳之錫尤非薄德所堪拙詩志謝并以志愧幸教正
爲感梧州詩偶得之敝篋中在家時藁皆散失此出
家公據也笑木未爲分外并奉一笑

又

承賜問一詩用十灰四支五微三韻古人有此體否
古人竝無此體蓋自唐以下用沈約韻我太祖以其



音不正特命宋濂諸臣改訂仍奉御裁刊爲洪武正韻一書頒行天下凡館閣制作皆遵之第所作詩用正韻者十之九或與同人唱詠彼用沈韻因而次之未嘗自用也此詩在沈卽爲三韻在正韻則一韻耳學士大夫不可與莊語沈韻本出吳儂元未確當祇因唐以詩取士以此爲禮部韻有出此者不得入彀亦如時文之用朱註倘自具眼目豈真奉爲不刊之典其靡然而從之者直以利耳太祖雖改正然不以詩取士不以出韻爲之厲禁卽以天王之尊無由責臣子以同文之義蓋利之所不在卽義之所不在也

山人墨客以詩盛於唐稍乖沈韻便違唐體其悍然而不從又以名耳名利之所趨狂瀾東倒真是真非有所不能障大抵如此第素不喜沈約之爲人又不然其韻案頭不復置之蓋當吾身而爲詩旣不與唐之人爭進士之利復不與今之人爭詩人之名何苦而不用正韻卽使世之詩人共相嗤點不過斥其詩不選斥其人不比數於靈徹惠休之列而已復何苦而用沈韻耶執見成癖久已忘矣忽因吾兄下問輒復抒寫以報想闔之一笑爲狂奴故態也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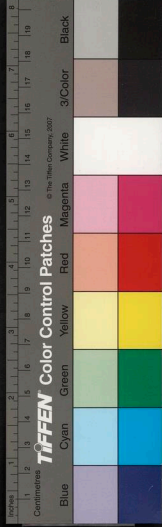


出嶺亦欲與吾兄話別然不欲更至珠江多一番應酬也丹霞寄到荅教距度梅關已閱一載雅懷篤摯復損腆儀感忤無已拙集獎許過分弟於四子亦與吾兄有同好蓋有一二分相似非能得其全也似處近於四像不似處便可謂之四不像矣衰年多病怕住道場近來做堂頭大似道場一隻守門犬即在門裏喫一椀飯也須幾回搖尾況門外耶若有力量亦欲翻轉面皮挽回末俗爭柰年運已往且打箇筋斗轉來再作商量耳藏事已完隨風遊戲南北東西腳跟無線晤語之期正自杳然丹霞僧歸暫此稱謝未

暇多及

又

僧還得荅教具悉道體勝常窳悴二字乃吾輩本命元辰不容卽離豈容取舍卽眼前吉凶亦非趨避所能著力吾兄以力不能遷而得免何必更向塞翁討開示耶承示令孫聰俊極爲喜慰世濟盛德固宜有此爲高大門閭之慶也踏莎行一闋聊以應命懷中本無足錦豈勝剪裁近來欲了俗下應酬一近體乃至竟日不成大可噫笑吾兄憐我五無詞豈知賦此一無滿江紅俱黑乎一歎一歎



與公絢兄

老病之餘忽得數日奉談笑皆幸事也掃室讓牀授餐操藥情文濃至如此而弟不能久住蓋麋鹿之姿真以長林豐草爲適耳吾兄比來想益精健見飲食不弱知中氣未衰若看字稍難責在腎水但屏去女色則自力自復期頤之壽固在掌握中也聞詢及拙集無力乞求辱注念輒賚已刻數卷呈覽奉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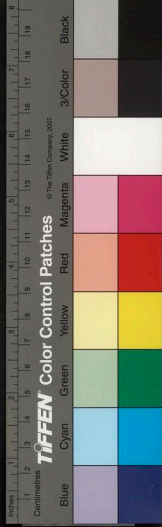
又

石吼還山賚到刻資費吾兄盛心不少且感且愧弟一生爲文字所累今復以文字累人豈非造孽然結

習所驅要不可避徐文長身後乃得袁中郎發揚而第於生前便有吾兄授梓較之古人所遇爲過幸矣頃已完二十六卷尚有十六卷畢工後先刷以呈開卷時定有一片化主柳鈴聲震耳乃古今文集中所無不妨另闢一世界呵呵

與黃端四內史

久不修候每以疎節自愧伏承尊目全愈此大慶也第老病不堪扶策日與藥爐爲伴一箇叢林百餘癡衲子殊難支應輒欲棄去卻於寂寥枯澹中得些太古風規山鳥呼更松濤蒼響又有偷然之處覺甘苦



之味亦自相去不遠耳人便漫寄以報知已山果少許并充空山一信諸惟努力安攘遺我餘福

又

耕市震驚則山林亦難安隱所謂世出世間無二相也承示病臥中猶視簿書吾兄以爲絕竒事弟以爲極好事隱權說中具述二種功德弟所相期不淺粵東民困已極吾兄於簿書中時出救人手眼豈非世界之大幸耶武夷茶清河參昏遠道難得之物高誼下頒慙此衰朽比於東坡所得扶劣膏抑又勝矣感謝感謝

與汪漢翀水部

衰病之餘又得幾番談笑皆此生難得之事以後或斷或續總付之前緣矣此行識朱監師知兄傾服不虛公綯云監老頗惜弟入了佛法中弟又惜監老不入佛法中彼此相愛誰當放下弟做過儒來監老不曾做過佛卻須放下呵呵廿一史已致之鑑湖矣此是熱鬧東西硬差排他到空山裏亦不甚相應然他在世間都置之高閣與空山亦未始有異同也人便輒寄茶笋少許

又



七十四歲六十四歲同閱此苦世界吾兄早出世十年多十年太平之樂此後大家再活得一二十年亦恐不見太平則澹歸便輸與漢珮矣杞人天墜同塵此憂然當其未墜憂固無用及其已墜憂亦無用到不如癡漢子日裏三餐夜裏一覺落得些便宜也

與吳孟舉中翰

語谿十五日獲傾倒於吾孟舉自謂得未曾有別來尚有朝霞鮮采映照目前也黃葉村莊一詩纔落半藁爲應訓所隔頃來續成請正工拙非所計亦見茲遊之不可忘而已

與張皜亭中翰

侍僧還得荅教以白衣菴藏經見託攜歸不欲錯因果虛功德具服護法至意前所以不允頓覺之請蓋以其心行不實既欠經坊債又欠旋法師物未還恐致貽累若仗鼎諭與之結絕則亦不敢不任勞也丹霞藏經已得圓滿前貴鄉題數尚有未收者可移爲白衣菴藏經之用今釋非借題撈摸之人此在吾兄主持分摩耳卻有一案決須辯明者頓覺指稱做法兄阿字借渠藏資二百金數千里外無從質証乃取其所寄白衣菴及海幢之書拆而觀之其與白衣菴



領袖不知其能踐約與否今釋語之但辨志誠自有緣法特示以偈有莫看張莫看謝自向衲僧看活計之語且爲渠撰募藏疏文渠不出此冊到平湖沈融谷諸公處妄稱丹霞請藏索其薦書或見與丹霞無交者便稱海幢請藏及聞今釋欲來貴鄉始至郡城一見卽面詰其虛誕稽遲之過渠便欲將藏經交付今釋載還而自在此化緣清楚旋法師欠物今所寄海幢書卻云卽欲回來因丹霞和尚留待明春又聞其語護法云丹霞和尚留我做執事今釋一行十餘人支持日用正爲棘手且未有一把茅作度夏計有

主書云謝澄波所借分毫不吐張賢若不知去向高州緣已成畫餅海幢和尚在金陵所目擊者並無阿字借銀之說其與海幢書但稱世態艱難苦力數年方得成就絕無借銀致累之意并無此間尚欠經價之說若海幢果欠渠銀正好借此間欠債索之速償何乃一言不發耶阿字兄與其師祖契厚愛屋及烏託重於今先公本出一片熱腸今反得此無根之謗且此藏本是令先公成就書中竟不一及以慰阿兄之心不知渠更欲將此項錢糧開銷與誰氏之子耶憶渠於壬子初冬至丹霞口稱張謝二人許爲請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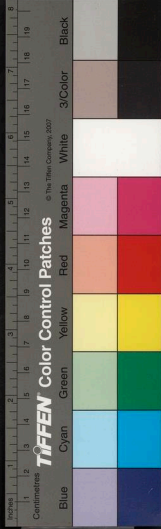
何職事須留渠做渠指稱今釋云云無足重輕所可
歎者阿字兄以好心成就而渠報之以誹謗不忍不
為雪屈耳今將渠手書送覽幸與顛老漢老共詳之
則數千里外無從質証者渠自向業鏡臺前獻出肺
肝矣頃發侍僧往吳門探船歸卽料理行計彼藏附
去惟速賜摩畫勿再蹉跎法門中自有規矩今釋已
與此人絕矣兩書閱過發回當仍寄去并錄今釋書
白之嶺南大眾耳

又

示及聖法垂秋種種不如人意思之但有慙默真可
浩歎吾法中只許實頭做花子不許虛頭做光棍此
如來至淺至近方便之門其如人只愛做光棍何此
種僧亦自不少但我輩力能教誨者不忍放過此外
亦惟慙默各盡其心各修其身而已

與史庸菴太守

得荅教甚悔不覓一晤言然幸而不死終當有扁舟
奉訪之日也吾儕老矣四十年間值此兩亂無論民
生之苦不忍見聞卽此一身在風濤震蕩中但靠著
柁工耳僧家干係輕做官人干係稍重吾兄兼有骨
肉之痛旦夕情味料亦寡歡然如夢如幻境界替他



認真不得許多也文老挈印而歸便無罪可坐若要
做官此間即可做若不要做官伸縮固在我也

與李謙菴太守

還山晤范令君談及開罪原由甚有悔心蓋地方士
民公呈訴苦屬在兵火之餘不得不爲申請而道臺
輒以詳督撫奉此嚴行其實省郡城垣大兵芻豆皆
係軍公無損於守而適以重令之過則道臺非惟不
愛府正自不受縣也范今年少質美然於吏事未練
豈免疎忽之咎願吾兄勿遂棄絕開導誘掖使卒底
於成蓋下屬有過爲上臺者不賜督責而與以包涵

加之培植則其感激更自出於尋常萬萬想闊達之
才容忍之德必於鄙言有水乳合也范令曾有一稟
不妨裁荅以安其心古人使功不如使過用親亦可
用讐況在屬員不出爐錘之間終歸桃李之列者耶
專此布懇不盡

又

丹霞僧至具知福曜已歸韶石此大慶也近來事勢
頗無芻掣之肘可以展布自如則六邑之民皆襲冬
日坐春臺矣弟自去夏請藏事竣卽病於吳中今春
幾至不起頃雖幸存視息然形神已離恐不能再入



崩與吾兄續高齋夜話之樂也拙集承大序先壯置之廣弘明集中不特丹霞增重卽天下法門無不藉峻極崑崙而增重矣謝謝樂說做法弟近況殊澹薄幸時加護念勿令十方大衆失所如弟身受切祝

與陸孝山太守

春初別來便過三月頻聞起居安樂爲慰藏經仗庇已於初四日遣行此後幸無一事然筋骨俱徹矣體中極不佳正如馬羸賸路不覺勞苦卸下鞍轡則通身病發未知何處有潔淨水草打得幾箇好滾也頃

卽前去隨路遊戲討飯喫過時念與吾兄相見之期杳難自定若北上非遠則蘇常一帶或可續圖傾倒耳貴鄉諸相知恐添酬應故不走別想察此意

又

竟不復與吾兄重見緣自有定不可強也然生於此館死於此焚賢喬梓行慈於不可報可謂深且遠矣地水火風有聚有散乃一定之理兩脚捎空一絲不挂正可與鳶飛魚躍同觀也珀間金剛珠一串聊克遺念幸保練自愛諸不多及

與姚嗣昭太守



別駕登臨江山增勝惜匆匆別去不能作信宿之留
入夜風雨念此泥塗展轉不寐豈特歎待簡畧抱愧
無已耶計此時還署得無勞苦敬遣侍僧代候台安
小詩卽事識一日之勝存爲山門佳話并錄請教前
懇免荒寺差徭令庄頭具呈上覽幸賜特恩批免想
知受之深護持之切不以爲分外也弟每見菴寺有
田其桀黠者與百姓同一當役同一比較大爲法門
之玷而山野之僧畏入官府一聽里胥科派力不能
及至於逃亡并菴寺俱廢時切痛心今但爲自求尚
無長策以救同病亦覺有愧吾兄智慮過人能於此

中留神一裁酌乎大抵三寶事全恃王臣若宰官有
才力身當其任凡可主持常爲加意此則靈山付囑
所共讚仰也恃吾兄善根深重輒復及之

又

客牘仁化風鶴之驚時聞後得雄州捷音殊慰遠懷
布置機宜想亦勞神不易未能躬候但有馳仰山中
竊到極無聊處又爲預徵取逼兩縣田糧每年上納
不下五十金皆弟下山抄化所辦今老病不能奔走
來路俱斷若賣穀則食米不足若借債則利錢更多
料理旣難躊躇甚苦未識吾兄能發慈悲與同心斟



酌爲弟解此一結乎僧家了卻官糧夢醒俱安但得
一碗澹飯卽其餘用度不敷可一切聽之也

與魯謙齋太守

高才美政藉甚三吳傾仰之懷故非一日乃者寓錫
貴治而未敢晉謁蓋不欲以物外閉僧煩邦君之酬
應也農山侍御傳語下交雅意亦復逡巡未敢遽前
向苦腳氣近患脾疾衰羸極矣宰官多冗不欲以龍
鍾之狀候見公府爲世間傳笑此亦嬾拙自便而已
復聞有以緣冊奉干者益爲傷皇裏足此冊健菴太
史欲拉吳門同好相留住靜弟決計去吳門卽囑首

事之友置此冊無事甲中乃於此地不相謀而相瀆
殊乖本念頃受黃山之請現成院子不費經營豈可
復藉健菴之重言作結茅之妄語騙違因錯果之緣
造欺已欺人之罪伏請道翁一筆勾卻永斷葛藤始
爲相愛相成是我真心護法耳兩詩呈教直抒胸臆
無一飾詞素扇無華料大君子非責華於野人者也
草率披露并恕唐突不宣

與朱葵石太守

乞食自活乃僧家分內事然道人之心初無固必昨
承施米一石得過且過瓶將罄時又問一兩家若秋



老歸來更尋舊約無不可者老居士年尊德邵而以此重累清神此豈所安耶前偈謹已註銷幸察其誠勿復挂懷也

又

昨晚同安來會復有從臾吾兄爲楞嚴再請之說未知賤性僻執不迴徒增此一番勞攘無益也幸聽鄙言勿爲所動第或可暫寄郡中稍慰晤對若必作此不知心不近情之事則住院啓便是逐客令矣吾兄誠心愛我其忍爲之特此再懇天日在上萬惟鑒納不盡

荅涂英伯郡丞

聞題任桂林郡丞雖未足大展驥足然萬里之程從此發軔殊爲慰藉來示借以脫殼具悉雅尚竹君勞苦行間吾兄情難坐視目前事事爲之馳驅不妨矣艾分痛弟所心許吾兄及竹君者不獨以才思之敏亦愛其器局之大他日竝駕爭先尚擬一拭老眼看雙鷗同搏也急欲出嶺承海幢見留助印拙集百餘部爲請藏之用坐此濡遲然亦省嶺外許多仰面之力爲愛不淺今行矣一詩寄意承推愛及丹霞新堂頭尤切感佩一切護持無忘靈山之囑當有不俟弟



歸而特地莊嚴有過於疇昔者始爲真與吾兄格外相見耳

與池儀伯別駕

初聞擢知崖州意殊未信侍僧歸得手教始知其實復爲歎息州雖五品大夫然其體與縣令等此任在他人爲陞在吾兄不可謂非屈也但借此脫去韶陽未爲不可耳偶成辟地說一篇不敢稱賀此意亦惟吾兩人自喻不足爲泛泛者道也相別頗遠未知何時更見欲扁舟奉送賤體極不佳亦恐重費酬應輒遣門人代致區區想不爲訝發下書院帖領到令會

龍院主常加照管當不致委之草莽尚恐郡邑諸公有異議者須從容料理以成雅意也

與周文山別駕

不相見久矣聞道駕在端州恨不縮地已有相期同溯連江者老病恃以安枕且徐圖晤語也吾兄旣脫虎口挈印而下較之身陷粵西爲人臣而懷二心者已大逕廷矣豈有悒悒不自得者卽吾輩生當此世無論做官不做官皆是苦人旣無所辭其苦亦須向苦中偷些快活勿自致悒悒以增陰陽之患也庸老亦在苦境朝夕相對說苦正自不惡但無許多苦可



說耳第連年大病皆死症也復得視息人間只爲苦
趣未盡秋深無事大家傾倒一番便算作苦盡甘來
之候不知有此好緣否

荅朱天然明府

瀟灑人分中俯就徵辟拮据危疆此自救世熱腸所
發菩薩現行皆吾佛所悅可也卽吾兄於竹君親友
情誼亦宜有不應忽然者來札有秋冬請致之語幸
且放下牽題一詩奉勉出世人勸人用世雖似自語
相違然世間判吾教爲冷門亦大不著痛癢俟功成
身退掃石共話時乃和盤托出也臥病巔頭幾兩月
今行矣請藏入嶺想在明春晤語料當不遠方州清
苦損此遠惠殊非薄德所堪正在征途未能自外敬
留荒槭陳謝餘惟珍攝爲萬姓自愛

與何鳴玉明府

初任事冗不更盤桓頃還山休夏亦不敢至曲江作
熱客也日來整頓衙門想有頭緒舊令尹交盤已畢
乎近來此事遂成苦海求其彼此大雅不羣者難矣
前諭施鹽幸不承領昨入仁化江值埠主盤鹽既無
所獲乃至開箱發籠嚴行搜索亦大可笑子瞻以餅
中見粟紙包中見錢爲比今乃知有箱中見鹽者聊



奉聞博一撫掌也
又
蒞任以來仁聲盈耳爲之喜慰人生富貴受用不過
數十年每見殘民以逞者忘其業果隨身之苦第雖
世人談及冒做好官者便如宿契此非世諦蓋是
佛種况吾兄與弟爲法喜之遊者乎小敘一篇書橫
卷爲攬揆稱壽以志傾倒之懷非獻諛也
與李雪巖明府
昨承頒示府牌具感護念至意謹閱先一牌則五款
通行其第二牌則專爲停止叢林挂單僧衆納餉也

與李雪巖明府

僧有二種不受戒不叅禪不請善知識闡揚佛法不
接待十方其於檀越所施祖孫父子相傳自用謂之
房頭僧能受戒能叅禪能請善知識闡揚佛法能接
十方其於檀越所施與十方僧同用謂之叢林僧十
方之以修行至叢林者生則同養死則同葬有則同
逸無則同勞去來自如主客無定故住叢林者謂之
挂單取其不住不著白衣被蔽形而外私有畜積則
羣起而誚之故叢林僧無有不窮也蓋仰遵少欲知
足之訓遠符大道爲公之風此會城諸當事特加軫
恤亟爲停止耳荒山托庇宇下現是叢林恰在後牌



停止之中庶免大衆抄化之累詳味憲行可謂深知
吾法門差別不負靈山付囑者正當以一瓣香爲護
持正法廣大功德加慶想吾道兄應有同喜耳久病
未得晤語頌以供衆維難便擬下山托鉢乃菩薩行
願所不容自己者奉謁台階俟之歸日一箋博笑在
知愛前非家醜外揚之比也臨啓馳仰不盡

與余天木明府

奉違芝宇遂已改歲仁風及物應與春日俱長矣去
臘會於下院度一鍾姓老民年已七十有六蓋爲義
子不肖破碎其家一身無靠弟以慈悲之故許以落

髮藉十方粥飯之餘終其天年今聞其逆子投營而
逃復遭牽累護法已洞察其無辜矣然事關跟緝則
人懼株連未經審釋則後患難測風燭殘生淹繫日
久瘦死幽室情尤可憐伏望大君子特與超豁立案
使在家破家之冤孽不貽害於出家無家之老親不
特三寶蒙護念之德卽維持風教亦於是永賴想高
明不訝其妄瀆也臨箋虔禱

與丘貞臣明府

貴郡晤言屈指遂踰十稔山雲江月時屢夢思手教
忽頒披讀之餘喜慰無量滇池初沸人稱故國之旗



弟卽辯之蓋取六詔戕共主皆此公也世豈有項羽而可復爲義帝發喪者乎佛法世法同條共貫釋迦如來亦不曾許人者邊那邊到處悖逆傳撫軍受康熙再生之恩盡心無二亦是本等況與永曆之讐爲難此弟所以亟取其擇義之正也偶因示諭輒此剖析初不欲使傷人聞之想高明者於彼中一目洞如觀火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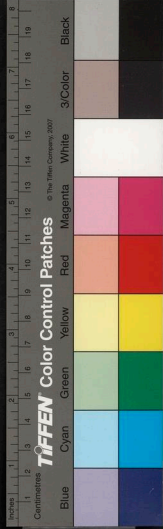
又

前寄數行於不與周人已有同見得來書猶似介介於出處之間何也世間無不變通之理爲貧而仕古人不以爲非況兄負經世之志有人民社稷之寄苟能濟人利物則一身出處可不計也華夷二字乃人間自家分經立界若同一天覆則上帝必無此說亦但論其所行之善惡耳吾法中非無因果然白起曹翰李林甫秦檜皆墮地獄受惡報未聞馮道趙孟頫輩以不能高尚而墮地獄受惡報也但願吾兄居官不忘爲民父母之意於催科刑罰中寬得一兩分則民便受真撫字實教化之惠孟子不云乎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若有聖賢心胸亦應具豪傑作用決不拆獨木橋坐冷板凳做自了漢而已



爲聖教高明以爲何如示及荒山諸事一一與野老
照應最爲感激丹霞一坐具地是第半生心光所凝
注卽今不住丹霞交付與樂說做法弟乃是第心光
凝注之至深至遠者明教嵩禪師上書於宋仁宗有
爲道不爲名爲法不爲身之語仁宗大加獎歎當時
宰相如韓富諸公無不折節相交卽排斥佛法如歐
陽永叔亦爲之傾心蓋其行履處明白正大如青天
杲日故也弟料理丹霞道場只是菩薩道中極小一
事然決不敢如齷齪輩討得些錢糧便爲自家養老
長子孫之計惟念念爲闡揚佛法成就修行公之此

第常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只是篤信好學守
死善道之流有脊梁漢子天下無道纔方出現既有
道了要你出現做甚麼所以上有堯舜下有許由上
無文武下有孔子許由若見只當得一隻鳳凰孔子
若隱便成了縮頭底龜鼈豈不可恥澹歸爲此說不
是解嘲祇是要有心肝人著實幹些濟人利物之事
如莽將軍有仁義於南部南部之人至今頌美不去
口不可說渠不是中國人便抹殺了他也其二詩所
感慨皆漢兒事凡弟之所是非從民生起見不爲一
身出處起見併不爲一國土內外起見此爲天道此



道中賢者而已無所與焉亦非向人討好名目但得
吾兄及諸相知識此一念護持樂說比第更切幾分
則鏤刻之私直與靈山永永無極耳

荅蕭簡菴明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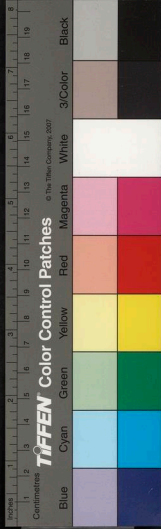
豁大回得荅教具悉避寇艱虞近狀殊挂老懷然吉
人後福久已信之矣開疆展土彼此爭衡豈免危險
譬如自己種殖當暑雨祁寒胼手胝足時亦自見得
十分辛苦到收成了喫自己辛苦種殖底東西較街
市上買來底卻有十分滋味也

與范靈遠明府

侍僧行值水漲昨始還山已索得謙老荅台臺一束
繳上大抵地方利病越府而詳道便與揭報相同居
士於此事亦宜一引咎耳爲縣令而欲愛民須與郡
守相合若有一參差則事事皆成隔礙決不能行其
志矣太守公練於吏治此後幸虛懷與之商量若縣
庭稍暇不妨命駕躬申謝過之意開心見誠彼此無
絲毫芥蒂更作一相知未爲不美也

與朱廉哉明府

聞地方忽有異變旣已殲厥渠魁一切惟寬大處之
俾反側自安爲佳此際爲民父母須一意撫循勿結



黔首之怨始可靜耳然此等議論早已笑爲迂腐既
釀患於不迂腐而仍歸咎於迂腐聖賢之道宜其終
不可行矣

又

劫運如此亦只付之無可柰何示及放手中流任其
所止而休焉絕妙此在心上討耳若在境上討終不
得休也弟於世出世間吞過幾許辛酸苦汁今雖爲
丹霞所累亦比世累稍輕卽此便覺佛恩之難報耳
又

兩得手書知吾兄無意於復任然愚意與其在粵東
得一進步不如出嶺外守一退步之爲佳也局外旁
觀有此閒話不知有當於高明否客冬在凌江日望
晤語至韶陽始得確信弟已將丹霞方丈交與樂說
大師偶然有檢白骨之事事畢便往貴郡請藏矣子
菴相期同行然亦未可必出家人行止極鈍滯然當
其決絕時往往有撩起便行之藥也風便率寄有報
章不妨詳示近況以慰遠懷

又

別後賤體徐徐向愈今雖未復原然衰年豈能更復
濡滯已久不能候吾兄之歸也冊頁落筆爲題三幅



博笑素不識畫但取其偶有合意者題之合不合亦
各隨人意耳不有當於此必有當於彼也請藏了或
自送歸或不自送歸皆未定平生喜行不喜住或更
入嶺與吾兄同出嶺事亦有之擁得一箇老頑皮隨
處死隨處埋腳頭腳底不妨天空海闊耳

徧行堂續集尺牘之三

光孝道一
惟心鈔寫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止
傳湧 編

尺牘

與劉煥之總戎

老病漸覺人事之繁大抵不耐俗情正是習氣耳閱
舊扇惘然如此種子在彼時已抽條布葉亦怪不得
如今懶散也承教卽照樣錄去吾兄心眼裏常有此
詞豈免天地間孤立之歎乎

又



博笑素不識畫但取其偶有合意者題之合不合亦
各隨人意耳不有當於此必有當於彼也請藏了或
自送歸或不自送歸皆未定平生喜行不喜住或更
入嶺與吾兄同出嶺事亦有之擁得一箇老頑皮隨
處死隨處埋腳頭腳底不妨天空海闊耳

徧行堂續集尺牘之三

光孝道一
惟心鈔寫

丹霞今釋澹歸 造

侍者 古止
傳湧 編

尺牘

與劉煥之總戎

老病漸覺人事之繁大抵不耐俗情正是習氣耳閱
舊扇惘然如此種子在彼時已抽條布葉亦怪不得
如今懶散也承教卽照樣錄去吾兄心眼裏常有此
詞豈免天地間孤立之歎乎

又



人從傍說與亦只撇在假道學故紙堆中耳第日來老態益甚撐持叢林亦大勞苦殆非藥力所能補救筆頭子高興已減十之八九惟口嘮嘮未休歇也昔有告打死人命者官問打死的是汝何人云就是我官云汝既打死如何還會說話云渾身都打死了只有舌頭不曾死此乃澹歸供狀然牙齒不闕風語音時或失正亦遮得一紙保辜也呵呵拙集已刻完二十六卷尚有二十卷未完前欲相助剞劂之費不敢自外或有可措置隨便發下此集不下六十餘萬言此時筆頭子高興已減前途有限續集料亦無多蘇

子瞻云可以爲多言之戒未免心口相違弟則云亦可以爲少言之資也曾語公綸吾集中有一片化主椰鈴聲震耳公綸於此亦復自克化主覺裏裏外外純是椰鈴寫至此又是一陣椰鈴皆古人所無想當爲撫掌也

又

漸登來具聞道體勝常山中大眾悉叨衣被之德歡喜無量第屢分府金益增愧荷獨是石鑑兄樂說弟皆在吾兄愛念中吾手足卽若手足此種高誼古今能有幾人其爲佩服尤不可言也拙集雖可觀亦怪



畢餘生有興相尋更與吾兄劇談爲樂但恐此樂亦不易得適來禾中竟未遇一劇談之人殊可歎也石鑑兄已成古人第到樓賢值其造塔所惠藥資卽令克此一項矣

又

藏經還丹霞曾附數行計已入覽涉夏入秋伏承起居勝常楚粵烟塵皆成光風霽月不禁馳仰弟借榻半塘蓋有一兩椿心事未了不可與悠悠者言之立
在十字街頭尚未遇一箇半箇也六月病後兩腳虛腫至今未消亦是老景催人如此三吳荒早托鉢頗

難有人從史從震澤之縹緲峯覓數椽爲歸老計意欣然欲就之猶未定也樂說弟差僧來候因其歸卻寄拙作爲壽只寫得相思兩字未盡贊揚然朋友至相思而不可忘則其人可知矣出嶺迨一年餘討第二箇煥之不可得此真語也

又

生不愛一條椽死不受一寸土水火兩無情老僧亦如是人謂澹歸癖求癖而得癖臨命終時又似作得一篇得意文字呵呵雖然朋友之情尚有耿耿不能忘者吾煥之耳寄去方竹杖一枝是弟近年所摩弄



置之坐隅時一留盼如相見也吳門友人朱望子送
行畫一軸意甚愛之并題數語奉寄餘惟保練自愛
與蕭柔以叅戎

丹霞別來十年如一瞬山川修阻無從寄訊素心之
交所耿耿未能忘者兄耳昨六月廿五日出梅關走
嘉禾請藏今四月初四日已發僧奉回丹霞矣衰年
多病不復能支拄叢林已將院事交與徹法弟樂說
大師一瓢一笠隨緣去住倘有茅菴佳處則掩室讀
大乘經以遣餘生若無可居卽沿塗乞食更盡登臨
之興亦自不惡也頃寓錫吳門邂逅千巒使君稍悉

近履平善爲慰惟精心至道勿虛棄光陰吾輩老矣
相見無期數千里尋一閉僧豈有此理閉僧未死乘
風遊戲忽然數千里尋著閉居士亦未可知也草草
不一

與鄭魯城廣文

此回又落孫山使我失望擬更得快談乃徑上淩江
復使我失望也入雷峯受戒極佳要認主人公切忌
於時來時去外覓箇把得住者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只作一句讀也

與方大林廣文



世界如此風波二字世出世間皆不能免聞近歲賢
昆玉具受種種苦況爲之慨然世豈有憎大林者特
以方氏之浮名而及大林既生其家豈免其累世復
有憎澹歸者乃以道隱之浮名橫作陪宰然道隱澹
歸是一是二本等分疎不下便須塗抹由他忽然殺
割不成也教慚愧有分老僧於此只作家常茶飯幸
兄以如幻之觀照破身世大丈夫各有隨身宮殿寧
復芥蒂其間頃將度嶺率寄數言奉廣兄襟懷元自
空曠不俟饒舌直以相念之久未能忘言吳山越水
倘有遊興不妨遠尋瓢笠作籬落之觀也

與朱弘遠司獄

久不聞問同此相念頃知借才司獄甚慰甚慰然此
等衙門做得好則福甚大做得不好則罪亦甚大不
可不慎也彼雖罪人宜起憐愍之心於飲食起居疾
病多方體恤勿令禁子輩非刑勒索若盜賊入監勿
令指攀平人人所以昧心爲此不過要錢耳錢有盡
而業報無盡公是聰明有善根者知不以爲迂闊也
承惠卽轉發令尊勝於老僧親受矣老僧決不因令
尊叨公供養亦不使公供養令尊之力有所分也并
語令尊使識此意矣公此後專心於孝親爲祝



與錢爾斐孝廉
劫餘相見豈免留連竟日之談亦情所宜有然饕餮亦太多矣別來郡城正爾怱怱每念吾兄論道虛懷尤爲鮮遘文章節義非道外之物然以此自足便爲道外之人殊可惜耳一詩寄正能聽取周顛告太平乎我輩向道纔用心常坐此病三寸苦竹鎗細拈細弄卻須使一回大刀闊斧方見英雄本色也

荅巢端明孝廉

披閱手教嚴詞正義足爲名教千城儒流日下得此古道挽回未運第所爲推服吾端明不置也然世間法不可以律出世間法出世間法亦不可以律世間法兄以世間法見責第僅爲世間受過兄亦存此世間大議論爲世間作則弟自任出世間法者固無疚於心無負於理也來札云旣不能稿死高山之頂不得寄跡禪棲庶幾無碍此以弟爲有託而逃者耳夫域中有三大曰君曰親曰師服官死職下無敢二心與爲人後則矍相之射不容在位執弟子之禮而北面受教豈可漫然爲之哉吾法於師敬之如君愛之如親非若世間之泛泛者世間之師誦讀講習雖不足尊猶近於道義然所以待之者甚輕座師薦主



生有善結惡衆生有惡結期響必獲因果不移心思
才力併歸一路此謂之志不謂之性修行道中理亦
貴純然世間法而雜於出世謂之不純出世間法而
雜於世間亦謂之不純又不可不知也來札云天道
人倫不可一日離人倫則五倫矣畢竟以何者爲天
道若天道卽是人倫何必更言天道夫天道可以統
人倫而人倫未足以盡天道復不可不知也兄所責
弟重在君臣吾法門上堂說法卽以師道自居不更
居臣道卽拈香一例先一人而及兆民此乃晉垂悲
愍善嘉頌禱原非君臣之禮若是君臣之禮則拈一

次之心性之師滅跡盡矣弟出世不因節義不敢以
節義自居亦非謙也節義者道之因時而見之一端
耳來札云有界限者地道也無界限者人道也無界
限而有界限者性也命也天道也專以性命屬天道
則地人道遂爲性命之所不攝耶天道地道人道
也有界限無界限也無界限而仍有界限也皆吾性
用之發現而不可實指之爲性此不可不知也來札
云人處世間不過滄海之一粟而七尺之軀曆萬古
而莫之朽然此乃吾性自然之體非精誠所結菩薩
之精誠結而爲道力衆生之精誠結而爲業力善衆



人之香豈可復拈文武諸臣之香耶所以明於師道而後可以論佛法明於心性而後可以居師席書不云乎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上古之時帝王一身竝荷君師重任至殷周而師道歸於宰輔伊周是也至春秋而師道歸於韋布孔子是也吾佛舍轉輪王不爲而專爲出世之師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倘能信於此道則天子之尊且當北面膝行順下風而請問豈可區區以世間之禮相繩哉總之爲世間法而無疵者兄也弟故當推重爲出世間法而求無疵者弟也豈惜推敲兄但存此大論干城名教弟仍爲名教推之重之必不作是非勝負之見若出世間法兄旣未學亦且不信弟雖欲進其狂愚恐亦不受未敢輒陳但願勿以勢位加於道德之上勿認節義便爲心性之全聊盡朋好一念而已前卽擬裁荅適爲俗家眷屬所撓數日無暇遂致稽遲幸高明原宥

與鄭野臣舊友

見尊銜知在竹老幕中極爲欣慰干戈搶攘非昔年詩酒清燕之樂然竹老歷經多難吾兄亦偃蹇諸侯久矣舊賓主相對亦應有可深念者想高懷同此意

人之香豈可復拈文武諸臣之香耶所以明於師道而後可以論佛法明於心性而後可以居師席書不云乎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上古之時帝王一身竝荷君師重任至殷周而師道歸於宰輔伊周是也至春秋而師道歸於韋布孔子是也吾佛舍轉輪王不爲而專爲出世之師開佛知見示佛知見悟佛知見入佛知見倘能信於此道則天子之尊且當北面膝行順下風而請問豈可區區以世間之禮相繩哉總之爲世間法而無疵者兄也弟故當推重爲出世間法而求無疵者弟也豈惜推敲兄但存此大論干



也第爲老病所逼歲歲待死而未可得今請藏出嶺
乃還三寶未還之債磨如地方官交盤一倍清楚乃
甘心耳瀕行留此於樂說堂頭寄候并大哉遣興一
長律請正古人道提刀上陣亦得見之若向大哉頂
上索高寒境界則已十萬八千矣

荅沈存西老友

兄之念弟如弟念兄八識田中熟分已久豈能一旦
生疎耶茹素自是好事卻恐尊年不能久枯澹若動
念時以醜臘等物畧解之但永不殺生可也京札四
函具感融谷護持至意請藏亦不敢煩當事弟原欲
以精神捱歲月了之耳今孫念母索爲題像亦是一
點孝思自應更作數語以慰其意只吾兄不忍使弟
過勞一種心直是宇宙間元氣若撞著少年人驅老
頭兒辛苦得一絲兩氣尚嫌少在

與劉漢臣舊友

到山二十餘日強半在病中有兩法第晨夕共談東
裝之事未免蹉跎吾門世外別無牽絆尚未能撩起
便行況世間耶乃知斬絕二字不易責人也寄去古
詩幅綾以供疥壁悲天愍人一點血性乃東土尼山
西乾鷲嶺所敬奉爲證聖成佛之丹頭則我輩道義



相勉必不出此但隨時隨地隨事隨人於自己念頭起處細加檢辨勿令走作而已弟行期不出閨月上旬吾兄往省城定在何時幸示及

荅沈融谷舊友

寓德藏七十日同人歡聚俱以不得融谷爲恨弟意正爾朝霞軒舉故自惹人懷抱耶然每自思老病雖逼亦尚未死要當與吾兄再見遲速之緣且又聽之也此行蓋爲請藏更一百日似可結局丹霞已交與樂說弟住持但差僧送回藏經而已一瓢一笠放浪江湖做堂頭坐道場力所不能俱放下矣承寄都中

護法四函極感關切至意俟與孝兄斟酌乃行噫觀面不顧人情之常融谷旅食於數千里外未得澹歸一字相聞而注念周而如此豈能不凄然心納耶

又

丈夫當乘時以取功名若年運稍往則神志漸鈍兄此舉可謂達變李德裕云好驢馬不入隊行此英雄語也欲拈弄些筆墨奉寄只今病到十分提起一分心念了不可得強作此數行便與吾兄永訣矣他時蒞政撫民之餘好行其德護持三寶勿忘本命元辰落處乃所望也餘無可言者



與若干兄

菊月登堂共慶大壽今爲黑面老子見逼不能待矣
力疾作得拙序一篇寫小冊請教莞香二觴以似晚
香蘊幸願養天和字此遐福第一期去來浮雲過影
無足道者臨牋結跂

與唐潔菴老友

臥病月餘尚未能愈吾兄長第十四年而康健如此
豈非冲和之氣持有所鍾耶壽文落藁呈正比靜機
作較勝然所謂極力摹擬者從議論旁見側出耳畫
家亦未有正面十分法也欲持此躬祝卻恐太遲故
先納去大旱不得雨意欲就熟逃生猶未有定則奉
晤之期正在不可知之天耳幅紙附繳文長則字細
眼昏腳腫殊不能堪遂以橫卷代之

與周問公文學

久不聞近祉得臬臺荅書知賢主嘉賓之相得爲足
慰也去年以來寶安割爲兩國宅眷應久住穗城想
俱安隱世事糾紛殊未有定昔人有老計有死計既
老且死何計之有衰年多病活一日了吾僧家一日
修持而盜賊所至菴院悉遭劫掠每有罄身避至丹
霞者見之愴然同道有無故宜相共若民間追呼之

